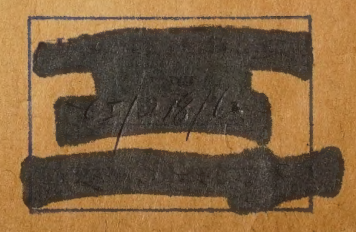



LIBRARY
OCT 28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四書一貫講　同里陸稼書陸蒿菴兩先生鑒定

論語　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欲令孔子來見己而孔子不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之亡而歸之豚欲

論語卷之九

當湖顧天健惕來著

此章見聖人待權奸能不惡而嚴未嘗不往拜未嘗不與言是不惡處往拜而仍不使見與言而一若不言是嚴處所以外不覆禍內不失身耳從來小人每欲援君子以增重而君子斷不予小人以易視然惟聖人能于不爲矯激之中而自寓防閑之意如陽貨以陪臣而專國政孔子之所深惡也即使枉己來見孔子猶將拒之而況欲令孔子來見己乎宜乎孔子以義自守而不肯往見之也貨不遂其願因以術致之將孔子之亡而歸以蒸豚使不得不來拜賜則可以見矣乃孔子權之不往拜恐失于禮往拜恐墮其計故亦瞰其亡而往拜之仍使之不得見非爲僞報禮宜稱也乃不意竟歸而遇諸塗焉然拜禮已行則雖塗遇而貨自來子自往雖遇猶不遇也夫復何言哉於貨

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國之迷亂亟數也失時謂不及事幾之會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

則不能忘情也。曰來予與爾言。道德治世之寶也。爰以懷寶迷邦不可謂仁諷之而夫子亦曰不可。爰時有爲之資也。爰以好從事而亟失時不可謂知諷之而子亦曰不可。若爲不喩其意者。貨子是顯然指夫子而曉之曰天之日月一逝而不可追矣。汝之年歲有限不能復我與矣。及今不仕更待何時。而子即應之曰諾吾將仕矣。終若不喩其招致之意也。彼自爲有心之諷。吾自爲無心之答。雖有言而若無言也。眞不激不隨待小人之善道乎。非孔子其誰能之。

此章明性習之辨。欲人愼習以復性。重習上不重性上。○子曰。凡人有性有習。性稟于生初。習成于後起。不相假也。乃世見人之有善有惡。大相絕遠。不返求其故于己。反歸其咎于天。以爲天之賦性使然也。而抑知豈性之咎哉。人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粹然一出于善。何有遠近之分。自理寓于氣質。不無清濁純

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己爲亂耳故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絶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孫而亦無所詘也楊氏曰揚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

雜之不同然尚在未涉人爲不失本來之初則擴充之功無有清純者未見其獨善斵喪之累莫施濁雜者亦未見其獨惡其相去固甚近也而究之其善惡或至相遠之甚者由其人之習俗使然耳習與善俱則雖氣質濁雜者可以爲善而況清純者乎習與不善俱則雖氣質清濁者可以爲惡而況濁雜者乎則甚矣習之關係者大不可不愼也人誠能謹于習俗則氣質之所偏可盡化天性之本然可盡復并相近之名可不設而又何患其相遠也哉

此分別不移之質以示人正以可移警人也最重在一唯字

子曰吾始言氣質之性本相近而習相遠此就大槩中人言之耳中人雖智而非上智中人雖愚而非下愚所以皆可爲習俗所移然則人盡可移者也其孰有稟性一定而習不能移者乎唯夫氣質極清粹而爲上智與夫氣質極濁雜而爲下愚此兩

始相遠耳。○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

【講】等人。賦性一定于上智。雖日習于不善而仍自善。如堯舜之不可為桀紂也。賦性一定于下愚。雖日習于善而仍自不善。如桀紂之不可為堯舜也。誰能移之。夫上智下愚。間世一生。不多見者也。其智愚不上不下者多耳。唯上智不移。則凡為智者皆可危。唯下愚不移。則凡為愚者皆可勉。而況彼之不移者。雖其賦性然。亦其自為勤劬。自為暴棄。必不肯移。故終成其為上智下愚耳。人何可藉口于此二等人。而不慎習以復性也。

此章見聖賢以道易世之學。而知學道洵可以為治。即武城可卜天下。即子游可通之二三子。通章最重學道二字。是將禮樂詩書對著刑名法術之學看。割雞句是借言。不是喻言。乃喜極而戲之也。嘉子游二句。註乃解門人以是偃言之。是不平。從來學術治功。原止一道。故以道為學。即可以道為治。吾夫子抱道在躬。志行三代。原欲與二三子共以道易天下。使天下君子

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爲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爲武城宰以禮樂爲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因言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小人各得其所然終不得行之一己則庶幾望之二三子而無如二三子之能以學道爲治者鮮也不意一日之武城以觀子游之爲治而竟得聞絃歌之聲焉下有善俗則上有善治可知獨是絃瑟歌風解慍阜財之化久不見矣今武城一小邑而子游能之可見吾道行之輒效子游不負所學故夫子喜見顏色莞爾而笑焉因戲言之以觀其自信否也曰割雞焉用牛刀豈真謂小邑不必用大道哉乃子游則儼然以正對也曰此絃歌之化非偃之敢師心自用固即昔者所聞諸夫子者也夫子有見于君子小人皆不可不學道詩書禮樂莫非道之所寓修己此道治人亦此道故學之而講究精體行熟則可以爲君子亦可以爲小人蓋君子貴乎愛人小人貴乎易使而學道則有以消其偏倚乖戾之氣養其中正和樂之心爲君子自能慈祥愷悌而愛人爲小人自能順治從王而易使也夫子之明訓如此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葢夫子之常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嘉子游之篤信又以解門人之惑也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反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

偃故奉之以行于武城而以爲焉用牛刀豈武城獨無君子小人乎夫子之言應亦非自相刺謬也夫子見其自信以信夫子者如此因嘉之以曉二三子曰二三子偃無以吾之前言而疑偃之言爲非也信乎君子不可不學道小人不可不學道其言誠是也吾前割雞焉用牛刀之言特故爲戲言以試之耳地無大小以道爲御則治職無尊卑以道爲治則稱二三子之學道亦久矣能奉偃言以爲治則見在在皆武城大道之行庶幾有日哉可見聖賢同此道濟天下之心惜乎絃歌之聲弟子之武城聞之也

此章見聖人自有濟世手段故時切用世之心斷不因人爲轉移也聖人志行周道無時可已其雖在吾而用則在人但求能用則無人不可與有爲故一日公山弗擾以費畔季氏非畔魯也因以幣聘召孔子或者因其有强公弱私之意而相與有

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

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

末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

賊亦未可知夫子故意欲往赴其召焉子路恐夫子失身畔臣故因不說于中而曰君子雖以行道爲心而世不吾用無地可之則亦已矣今公山氏何人夫子何必爲此無聊之思而之之也亦殊非自愛之道矣子曉之曰公山氏何不可之也夫彼不召他人而獨召我者豈徒爲虛文以羈縻我徒結聲氣以招致我哉必將爲之魯君授之國政以大用我也但世無有用我者耳如果有用我之人則我將左提右挈轉移變化以致治平而文武周公之道其復興起于東方而爲東周也乎此乃我欲往之心而子何足以知之觀夫子此言可見公山自召聖人自思東周行道之心與望用之思何如其切而無如公山氏終非能用夫子之人也亦可慨矣

此示子張以爲仁之實功重能行五者一句欲其以全副精神行徹底作用也五者是存心之功求理之事不可直謂之心亦

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子張所不足而言耳任倚仗

不可直謂之理恭寬句不過示以目不侮五句不過言效以驗其仁與告顏冉自考同意不重○為仁之道多端而以實致其功為要況與務外者言仁則尤當視其所急者示之使去其馳騖之心而反求其實則功皆實功效皆實效已○如子于子張之問仁而告之曰仁者心之理而存心求理之要有五者焉不可不行也不行則心多放失理便多違悖固非所以為仁而行之又不可有間也有間則心稍放失理便有虧缺亦非所以為仁若果能于此五者無時無處不用其力實實行之于天下焉則心無非僻之雜而心之德常存事無悖謬之失而事之理常得是可以為仁矣子張因請問五者之目是亦可謂有志能行于天下者也子安得不告以其目而并及其效以動之哉則所云五者無他惟恭寬信敏惠而已人心一有傲慢則心放于肆而無以檢其身心所為安得不背于理故須恭內一其心外肅其

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歟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似

容斯心存理得之一也人心一有褊急則心放于躁而無以擴其度量所爲安得不悖于理故須寬所見既大所愛又弘斯心存理得之又一也心放于僞則苟且之私積其悖理之事必多信焉而言必由衷行必符言不亦可存其心而得其理乎心放于怠則因循之患生其悖理之事又必多敏焉而志切乘時力盡人事不亦可以存其心而得其理乎人心幾刻鄙吝則愛人利物之心放失自然私日勝而理日虧矣故欲勝私而依乎理莫如存心利濟而惠澤及人是五者特患汝不能行耳不能行于天下耳能則必有效可驗也恭則衣冠正瞻視尊儼然人自望而畏之何侮焉寬則犯不校視同仁廓然人自歸而依之衆何勿得焉自命爲仁人而人不肯任託于我必其未嘗信也信則寧有此乎自信能爲仁而于事功不克奏必其未嘗敏也敏則寧有此乎仁人施惠原不望人之感而効力于我然而實行

〇佛肸召子欲往

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路恐佛肸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親猶自也不入不入其黨也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薄也涅染皂物言人之不善之不暇而竟欲往也能無爲不善所累乎自言之而自寧之將

惠則足以使人焉必也五者俱効則可以見其果能行于天下矣不然者猶未可信也子張聞此尚敢馳騖爲心而不致其實功以幾必效乎

此章見人難浼聖道可行權重堅白四句匏瓜節與上節一意相承節首節欲往意也公山章爲能用我而欲往然言外亦有不能浼已意此章爲不能浼已而欲往然言下亦有望其用我意從來德未盛者恐人浼己則當守經而德至神者我能化人則當行權若是者其惟我孔子乎昔晉趙氏之中牟宰佛肸以其邑叛而以幣聘來召孔子子亦欲往趙其召焉是欲以我轉移乎世而大有用乎天下也子路恐其不善足以浼子而諫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凡人之親自于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其黨也今佛肸以中牟畔正所謂親爲不善者則子當遠

不能浼己。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匏，瓠也。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如是也。○張敬夫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

如之何？子曰：由，汝不善不入之言，說得誠然，我昔日原有是言也。然此特為操守未堅固者言之耳。獨不曰天下更有操守之至堅者乎？蓋不堅而見磨于物，則恐為其所磷薄，故不可入而與磨；堅則雖磨而不磷矣，堅如故，磨亦無害也。此更為制行未潔白者言之耳。獨不曰天下更有制行之至白者乎？蓋不白而見涅于物，則恐為其所淄黑，故不可入而與涅；白則雖涅而不淄矣，白自若，涅亦何害也。彼佛肸自不善耳，于我何浼哉？既不能浼，則吾可往矣。可往而不往，是不知變通，而以匏瓜視我，繫于一處而不能飲食矣。抑知吾之為吾，抱堅白在己之具，出磨涅天下之能，正可達權通變，因時制宜，以大有用于天下，豈若彼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為天地間無用之物也？由，汝無執不善不入之言以概吾，庶幾可諒吾欲往之心矣。然此惟聖人則可為是行權之舉耳；苟無聖人堅白之修，則寧為子路之守

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蔽遮掩也

居吾語女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孔子諭子路使還坐而告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經可也

此章教子路以好學爲去蔽成德之方而極言不好學之蔽以警之○凡人德雖賦于天而氣拘物蔽之後非學無以明其理非好無以進其學豈特子路而子路爲尤甚子路平日非不學而未能必切于好未免强不知以爲知故心有所蔽而美德終不能成夫子憂之一日呼而語之曰由天下至美之言本無蔽也而或有所蔽則其言亦不足爲美其言大約有六則其蔽亦有六由也女亦嘗聞之乎對曰未聞也子曰其言頗多女且居位吾爲女詳語之夫所謂六言者仁知信直勇剛是也所謂六蔽者愚蕩賊絞亂狂是也凡此美德必積學而後成凡有所學必篤好而後精仁爲美德誰不好好之而好學焉則用愛一當乎理何有蔽不然者浮慕乎仁之名而過于用愛必至徇人失己如從井救人者矣其蔽也不亦愚乎知爲美德誰不好好之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曰剛曰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而好學焉則用知一當乎理何有蔽不然者浮慕乎知之名而過乎用知必至窮高極遠如異端曲學者矣其蔽也不亦蕩乎好信非不美也然必好學以明其理則當信而信蔽可釋矣乃往往有一于信而至傷人害己其蔽爲賊如尾生之流者則惟不好學之故也好直非不美也然必好學以明其理則當直而直蔽可消矣乃往往有一于直而至急切難容其蔽爲絞如証父攘羊者則惟不好學之故也勇者剛之發苟好學于先而以勇爲好則勇得其正寧有亂之蔽乎而無如有不好學者則徒逞其果敢之氣而干名犯分者有矣剛者勇之體苟好學于先而以剛爲好則剛得其正寧有狂之蔽乎而無如有不好學者則徒任其堅強之性而凌世傲物者有矣尚得成其爲仁知信直勇剛也哉由而有志于六言當思所以去其六蔽可也子路聞是訓其亦可以勉勉于好學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小子弟子也

詩可以興

感發志意

可以觀

考見得失。

可以羣

和而不流

此章備言學詩之益以見詩之不可不學學字貫通章不但口耳誦讀實有體驗工夫○人之爲學無非所以治性情盡倫理廣見聞也而其道莫備于詩夫子一日詔小子曰先王載籍其垂以教人者多矣皆可學也而求其近乎人情切于日用其言易知而易入者惟詩爲最故學之尤在所急汝小子何莫有動于誦讀深于體驗以學夫詩者也詩何以當學蓋以其有益于人者備也學以理性情而學詩則性情以理爲興爲觀爲羣爲怨皆可得之詩焉人孰無爲善去惡之心而欲感發其志意莫善于詩學貞正之詩而爲之慕則善心于以勃然學淫邪之詩而爲之羞則惡念于以熄焉矣人患無辨是析非之見而欲考見其事理莫善于詩學褒美之詩而見其所得在此則吾亦可無惑于所得學刺譏之詩而見其所失在此則吾亦可無惑于所失矣其可以興且觀焉必也學者與衆爲羣貴處之以和而

可以怨。

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無一乖戾然和而流則失于詭隨非羣之道矣試觀詩之敘述情好也于和樂之中不失莊敬之意學之而有得則自和而不流矣學者處境有變勢必難于不怨而情同陌路然怨而怒則近于悖逆失怨之道矣試觀詩之發抒悲痛也于責望之中猶有忠厚之情學之而有得則自怨而不怒矣其可以羣且怨焉必也詩之有益于性情如此學以明倫物而詩學則倫物以明子臣之道鳥獸草木之名又皆可得之于詩五倫皆當盡道而君父為大而人不能盡其道者以未學詩也學之而見下武盡孝思之誠蓼莪篤劬勞之愛則邇之可資之以事父而盡其孝又見二南勤宣化之道二雅效進諫之忠則遠之亦可資之以事君而盡其忠則凡在邇者遠者可類推矣名物皆當熟識而鳥獸草木為多而人不能徧識其名者以未學詩也學之而見關雎麟趾之類備載于三百中則凡鳥獸之名多識之而可以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

宏賦咏之才又見鳥獸草木之屬悉列于四始內則凡草木之名多識之而可以擅贈答之長而凡未見未聞者可旁通矣其有益于倫物又如此夫性情倫理益之大者也博物洽聞益之小者也合大小而皆寓于詩而謂詩可以不學乎哉觀夫子之教小子而詩學于古爲昭矣

此見聖人訓修齊以端化原意首句正言下反言以明其當爲極爲字兼知行言修身齊家爲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其事莫備于二南何人不當研究體行故夫子嘗以是訓其子伯魚矣曰女亦知詩之當學乎詩三百篇學之無一可缺而其中尤爲切要者莫如周南召南周南所載皆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所載皆諸侯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亦有以化其閨門實皆因文王后妃之能修身而然並後化被六州風行天下皆自此二南始之則二南誠爲修齊之極則也女雖未有治人

〇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爲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爲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

之責而修齊其身家以爲治人之本所宜預備則必取二南而爲之誦讀之餘即爲研窮其義理會通之下即爲體行于身家吾今訓女曾爲之矣乎盍爲之則正始之道全起化之基立即邇見遠推此及彼無所不通矣若人而不爲則即此一身一家之間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而又何問乎身家之外哉取而譬之與正墻面而立無以異也知不爲之害則愈知爲之之益矣女其勉諸即夫子之訓子如此凡有義方之教者可以學詩爲稍緩乎

此爲當時用禮樂者徒務其末故叩其所云以醒之使返求其本也敬和本宜說出方有實際然玩本文不說出以使其自思而得之則又以不說出爲得口氣○子曰禮樂修己治人之大道必明于其謂方足以修己而治人盍禮樂有本有末至如玉帛往來鐘鼓鏗鏘其末也雖禮樂不廢夫玉帛鐘鼓然必有立

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爲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厲威嚴也荏柔弱也小人細民也穿穿壁窬踰牆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乎玉帛鐘鼓之先者以爲之本而後將之以玉帛發之以鐘鼓方可成其爲禮樂奈何今之行禮用樂者但以玉帛鐘鼓爲事也但以玉帛爲禮不可云禮矣而猶云我行禮也獨不思先王制禮之云後人論禮之云徒玉帛云乎哉但以鐘鼓爲樂不可云樂矣而猶云吾作樂也獨不思先王作樂之云後人論樂之云徒鐘鼓云乎哉大禮樂關乎世道云禮樂關乎學術可不循名責實因文求義而徒隨聲附和以自託于禮樂也哉

此戒人之盜名也色不止是顏色凡見于一身發于口語皆是曰小人對當時大人言可知○子曰人必表裏如一方可謂之君子蓋君子但務其實實至而名自歸之並無干名之心故其心如青天白日人皆可見何畏人之知之也乃吾見今有人焉觀其外貌則威儀整肅詞義嚴正一若自能有守有爲不爲利欲不爲威惕者然蓋甚厲也而究其內念實與言行相背見利

則動見害則惟畏首畏尾不敢上前又甚往焉內往如此則其色之厲乃故爲致飾以欺人盜名耳當其致飾之時寧不常懼有識者之窺見其心乎似此情狀取而譬之其猶小人中之穿窬也與穿窬內懷爲盜之實而外飾非盜之狀其心惴惴焉常畏人知者也彼盜名而畏人知者與此何異耶名列士林而實同盜賊試自思之夫亦深可愧矣可勿戒諸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愿同荀子原慤註讀作愿是也鄉愿鄉人之愿者也葢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爲德之賊而深惡之詳此嚴害德之防也愿本是好字以其爲鄉人之愿故可惡鄉之得名以其鄙俗鄙俗之人皆稱其愿則非真愿矣若士君子稱之有何不可則知中行章註所云謹厚之士乃真愿也賊是賊理○子曰謹厚而愿亦人之德也士君子立身于天下何可不謹厚但必心存于是而非致飾于外方爲真謹厚若是者惟君子稱之鄉人未必盡稱也此則何害于德惟有一種人能使一鄉鄙俗之人皆稱爲愿人而士君子未聞稱之焉是非真愿者

見孟子末篇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雖聞善言不爲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矣蓋其修飾于外以媚世邀名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鄉人信其爲忠信則遇眞忠信者反以爲非信其爲廉潔則遇眞廉潔者反以爲非使修德者淆亂而無所適從其賊害夫德也大矣故鄉原眞德之賊也此君子所以深惡而擯絕之以嚴害德之防歟

此儆人之不能蓄德上節德字是道理之得于天者此節德字是義理之得于人者○子曰人欲蓄德必資善言而一聞善言能即存之心潛心玩味身體力行然後德積于心而終爲己有如此方爲有志自修之士乃有人焉往往于行道時方聽得一善言而至前塗逢人便說若而人者不但不思玩味體行使外來學問無裨于中亦且吾之精神盡洩于外胸襟淺露志氣浮蕩勢必一無成就推其意不過欲收博聞敏捷之譽炫才辨識論之華而收其名着喪其實外愈逞者中愈涸非德之棄而何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故有志蓄德者斷不爲是也

此章見人臣誤君之禍首節虛說下兩節申明之鄙夫不足責責在與之共事者至君擇臣意在言外不可並言與之事君內有兩樣一以爲易與一以爲有用如寇準司馬光誤認丁謂呂惠卿害事不小欲勿與當辨之于早絕之于微庸如孔光陋如張禹是柔惡惡如李林甫劣如楊國忠是剛惡註陀觝弑逆柔惡剛惡皆有之不應分貼故鄙夫即小人之別名說本困勉錄

○子曰爲人臣者必有忘身之誠而後可與語事君之義蓋忠臣事君不有其身何有富貴是則見識高明志趣卓越而引與共事夫復何害無如世多鄙夫也鄙陋之夫其胸中既無學問又無經濟不知有君國忠義之爲而但知爲身家富貴之計斯真識淺行卑之鄙夫若是之人往往小有才智僞爲忠信以希圖進身故正人君子或忽爲易與或信爲有用引而與之共事

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胡氏曰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

其君者有之不知不與之事君雖鄙而不爲害一與之事君則將大逞其鄙而害已身名并禍君國謂可與事君也與哉何爲不可與事君吾益竊見其心而推極其弊矣其未得富貴也常患得之之術未工而曲盡其要求及其既得富貴也又患失之之門難杜而備謀其保固其患如此深可鄙矣然而患得之害猶淺患失之害更深患得雖極行險僥倖乘間抵隙而以一得償其願則猶可止也苟患失之勢必排擠善類廣援惡黨極卑諂于與援吮癰舐痔而不恤藏禍患于機巧伏爻脅君而不顧眞無所不至矣此而與之同朝共事入其黨則爲失節獨自古必遭陷害縱自已身名不足惜而國事之敗壞將奈之何與事君者自無他志而亦難逃其責矣故曰鄙夫不可與事君也大臣而爲君國計固宜辨之于早絕之于微使無得志而人君又何可不知鄙夫之害顧輕用之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

氣失其平則爲疾故氣禀之偏者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亡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此章即氣習以驗風俗之衰乃思古以傷今也狂矜愚疾之名肆廉直疾之實乃任質使然蕩忿戾詐疾之流弊乃任習使然上兩古是已甚意末一亡是相反意今非狂矜愚之亡乃古之狂矜愚亡耳民字非定指百姓○子曰天生烝民同此秉彝亦安有古今之異哉乃觀于今而回思夫古不覺深吾古盛今衰之感矣古者教化振興風俗醇厚成德者多其遠出乎今固已即以疾言之亦有不同者古者之民學問未深任其氣禀遂至狃于一偏而爲終身之疾槩而言之殆亦有三焉今即仍有此疾吾猶病人之不能自強乃往往既偏于氣禀又壞于習俗而遂不如古雖未必人人如此而或有并是三疾而亡之者甚多也所謂三疾之亡何如如狂一疾也古之人有之今之人亦有之然古則有狂之實而今則亡狂之實矣則以肆與蕩之異也古人志願雖不無過高然其弊止忽畧于小節而微嫌放縱未

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拘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闇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詐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重出

嘗于大閑而敢爲踰也其狂也肆肆所以成其爲古之狂也今則名爲狂而誕妄躁率并踰大閑葢狂而蕩矣而古狂之疾以亡如矜又一疾也古之人有之今之人亦有之然古則有矜之實而今則無矜之實矣則以廉與忿戾之異也古人持守雖不無過嚴然其弊止自峻其防閑而稜角峭厲未嘗有意氣以與人爭也其矜也廉所以成其爲古之矜也今則名爲矜而凌世傲物動與人乖葢矜而忿戾矣而古矜之疾以亡如愚又一疾也古之人有之今之人亦有之然古則有愚之實而今則無愚之實矣則以直與詐之相反也古人識見雖不無昏蔽然其弊自安于無知而徑行直遂未嘗故作聰明以欺人世也其愚也直所以成其爲古之愚也今則本屬愚而挾私妄作純任機械益愚而詐矣而古之愚以亡夫猶是狂矜愚而至流爲蕩也忿戾也詐也而已矣可見世道愈衰人心愈偷不特德不如古而

疾亦不如古有如此夫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少不正而勝者常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此夫子嚴邪正之防以聲色興起利口也○子曰天下之事有正有邪而人心好邪故邪每易以勝正不可不知所惡而戒之也如色以朱爲正自紫色一出其艷冶足以炫目而朱反爲所奪豈不可惡樂以雅爲正自鄭聲一出其淫哇足以悅耳而雅樂反爲所亂豈不可惡顧聲色之奪亂不過害人風俗非有關于邦家治亂之大也猶且可惡如此而況世之有利口乎夫議論事理必是曰是非曰非評品人倫必賢曰賢否曰否而後聽者無所回惑資之以爲治邦家自日就興隆矣自有利口者出而亂之任愛憎之私逞簧流之巧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否以否爲賢人君苟無知言之明未有不爲其所惑亂者由是措置乖方用舍顛倒以致覆其邦家則其害大矣其爲可深惡而痛疾不更甚哉而人往往悅之而不悟溺之而不返至與奪

○子曰予欲無言

學者多以言語觀聖人而不察

其天理流行之實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發此以警之

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

紫亂雅同愛其害何其輕視邦家而自取覆亡也

此章欲人從躬行處體認道理而以無言示意非真欲無言也末節是發明所以欲無言之故時行物生即常一動一靜看乃即天以爲指點耳聖人作止語默無非至道即無非至教學者皆當精察而力行之聖人曷嘗必廢言以爲教哉然而言之發明有限行之昭著無窮則體察之子言何如體察之子行而無如學者但以言語觀聖人而述聖人也觀夫子之有言反似誤之故一日若爲自悔之言以深警之曰予之以言爲教也久矣然言特教之一耳自予有言而體道者遂皆忽略于言之外是道不以言而顯反以言而晦而予之教思殊隘矣予乃自悔向之誤也今而後殆欲無言矣乎聖門如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聞言而憂之因問曰夫子向惟有言衆小子始得有所誦法而述之焉今如不言則小子雖欲述吾夫子恐無門矣其

亦天而已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若顏子則便默識其他則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何可也子因曉之曰予欲無言亦以道之無待于言耳汝欲述何必以言予無言何嘗無可述夫道出于天觀天可以知道惟天於穆于上何嘗諄諄有言以示人而後化育流行哉然而寒暑往來之四時不以無言而不自行也即其行焉之下而天之示人以道之可循者已無窮矣飛潛動植之百物不以無言而不自生也即其生焉之處而天之示人以道之可循者又無窮矣時行之處即物生之處時行物生之處即天道流行之處是天固無待于言以顯夫道人亦何待于天之言乃求夫道哉予雖無言豈無可述小子何憂焉乃知夫子平生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小子能于此精察力行則夫子何必有言亦何必無言也哉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

此章見聖人不屑之教。聖人教人其曲成之心無窮故不說一法可教者則以教之爲教不可教者則以不教之爲教蓋其

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屑之教誨所以深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周年也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

恐居喪不習而崩壞也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

人有大過偷愛之而不忍絕雖復諄諄訓誨而其人無所警懼則激厲不生故棄之正所以教之也如孺悲嘗學于孔子而所爲嘗有得罪之處不便當面呵斥又不可苟且容恐故一日欲見孔子而孔子辭以疾當將辭疾之命者方出戶夫子即取瑟而歌疾則不歌歌則無疾夫子非相矛盾也正欲使悲聞歌聲而知其非疾則必思其拒之之故而深自愧悔庶幾可改也則使之見不若使之聞使之聞更深于使之見其委曲成人之心不亦深切矣哉甚矣聖人之善教也

此章重斥宰我短喪之不仁而皆于其心之安不安處動之故通章只重一仁字二節宰我自言三年喪不必行之故三節自言期年喪可行之故先王因人心愛親之仁而制爲三年之喪非苦人也蓋有如是則安不如是則不安者故爲千古不易之經何可短且非特仁心發于不容已三年中服行喪禮因時

栖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已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

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耻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强焉耳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麤衰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菓練冠縓縁要經不

感愴無過無不及而一出于自然此即大禮大樂所在何處煎壞奈何宰我從學已久而忽有期已久矣之說也且明君子所以不必三年之故而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是徒以揖遜威儀聲音節奏之具文爲禮樂而昧禮樂之實矣豈不謬甚又明期可已之故而曰舊穀既没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故喪亦可短是徒知天時之變物類之更而不知因時物而動其仁心矣豈不更謬甚夫子何難直斥其非而恐其仁心無自而動也故特爲之警醒其恐心曰三年之喪食必疏食衣必衰麻禮也而今曰期可已則試問女女于期年之後將食夫稻衣夫錦儼然與親未死死既遠者無異女心能安乎子意其必不安也而竟對曰安其心抑何忍也于是責之曰夫食稻衣錦人所共不安者也而惟女獨安則惟女爲之可矣夫居喪必以君子爲法君子之居喪也必疏食者非無旨也旨在而親亡

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初言女安則爲之絕之之辭又發其不忍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爲之以深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

則一食旨而倍增其哀痛何能甘必哭泣者非無樂也樂在而親亡則一聞樂而倍增其哀痛何能聞必寢苫枕塊者非無安居也居在而親亡則一居處而倍增其哀痛何能安故不爲食稻衣錦也今女既安則惟女爲之可已深責之如此予終不察其非深自引罪而竟出焉焉知其不果安而行之故于其既出而復斥之曰甚矣予之不仁也夫親喪而可短乎予亦知喪所以必三年者何故凡人子方生之後口不能言手不能指足不能行疾痛疴癢飢飽寒煖不能自遂父母常置諸懷軫恤護侍何知勞苦直至三年稍有知識能自行動然後免于父母之懷抱故喪必三年此以報此懷抱之恩耳猶恨其過此以往不能盡報也而況可短于三年乎夫此三年之恩人孰無之無論貴賤故其喪爲天下古今之所通行者也今予也試自思之亦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有則何忍獨異而爲期之說其忍心害

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既出夫子懼其眞以爲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言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范氏曰喪雖止於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爲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爲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而欲其有以跂而及之爾

理亦甚矣非不仁而何夫子責之如此今而後予庶幾自悔不安因時致孝感物增哀乃爲無失乎仁而并得禮樂之本矣

此甚言無所用心之害以警人也○子曰凡人有一日當爲之事須用其心以圖之若果能與日偕行寸陰是惜常用其心斷不敢偶焉自已則德可進而業可修大賢于人矣尚有何所難哉乃吾見有人焉志既安佚習成怠惰但知飽食終日而爲學作事槩置不問兒一無所用其心焉眞頑不靈自甘暴棄如此勢必日流匪僻終身敗壞欲自立于天地之間而成其爲人也亦難矣哉極而言之雖博奕之徒不如矣夫世不有博奕者乎惟博與奕不過遊戲之具有志自好者斷不爲也然在爲之者亦必用其心而後可以制勝無負似亦猶賢乎已而一無所用心者也夫不用心者至出博奕之下則其人之難益可知雖列于人而虛度光陰直一廢物已耳何可不知羞恥重自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局戲也奕圍棊也已止也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上之也君子爲亂小人爲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爲尚則其勇也大矣子路好勇

警醒乎哉

此章見以理制氣之學重義以爲上一句下二句申明其所以當尚意前二君子以德言後君子小人以位言勇所以有爲亦學者所不可少但人而不好勇則當以勇爲教人而好勇則又當以勇爲戒子路素性好勇故問于夫子曰天下之事勇則敢爲君子正能有爲者也則勇亦必非所輕者矣不識君子亦尚勇力乎子曰君子有德之人豈尚勇也即有時用其勇必視乎義以爲主義者事物之權衡立身之主宰義所當爲則奮然爲之義所不當爲則退然不爲惟以義爲上而已矣勇實所不尚也蓋勇所以配義義所以制勇故惟上乎義則時屈時伸有尚勇之實而無勇之名所以君子而征誅非爲亂小人而感憤非爲盜苟不尚義而專尚乎勇則有無一而可者在上之君子無義以制其勇勢必逞其血氣干名犯分而爲亂矣在下之小人

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無義以制其勇勢必逞其血氣好竊行刦而爲盜矣尚勇之害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如此此君子所以不尚勇而上義也夫子箴之如此子路好勇之心庶有悛乎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訕謗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仁厚之意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勇無禮則爲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惡之

此見聖賢以用惡爲維持世道之深心君子有惡對愛說是顯悖乎理無忌憚之小人也惡之所以防悖德賜亦有惡對君子說是假托于理沽名譽之僞君子也惡之所以防竊德所惡不同而用心則一而已下流只是下位訕上兼有過無過說稱人惡亦然勇以氣言果敢以意言○世之所以多悖理竊德之人者以聖賢之公惡不伸也乃人往往疑惡人爲非忠厚之道似可不必用惡而不知天道有福必有禍朝廷有賞必有罰聖賢將以好惡體禍福代賞罰而扶世道人心者也豈得有愛而無惡也哉故子貢一日欲觀夫子之所惡以驗在己之所惡乃問曰能愛人者君子而能惡人者未必非君子不識君子亦有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惡徼以下子貢之言也徼伺察也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惡乎子曰好善惡惡人心之公君子將以公心維持世道人心者也安得無惡而所有之惡大約有四天下之謬尚氣節者有二一是稱人之惡者一是居下流而訕上者夫隱惡者乃忠厚之道若人有惡不爲隱諱而反稱揚之則存心刻薄之甚矣君子惡之爲尊者諱乃忠敬之心若居下流而無所忌憚大肆謗訕則目無君上之甚矣君子惡之雖其人自謂有氣節而君子斷不許之也天下之謬爲經濟者有二一是勇而無禮者一是果敢而窒者凡人臨事固當勇爲然必有禮以節文之則不至爲暴若勇而無禮必任其血氣之強而犯上作亂君子惡之凡人立意固當果敢然必好學以開明之則達于事理若果敢而窒必逞其剛愎之見而率意妄作君子惡之雖其人自謂有經濟而君子斷不許之也有此四者之惡斯悖德之人知所戒而爲能惡人之君子矣夫子欲觀賜之所惡以輔君子之所惡亦

問曰君子有惡賜豈遂無惡不識賜亦有惡乎賜曰賜不敢自附于君子而竊亦欲以公心維持世道人心焉故亦有惡而所有之惡大約有三如知勇直乃天性之美德必明覺自然方爲知見義必爲方爲勇是非當乎情理方爲直如此則不失乎天德之良即自以爲知勇且直何害于事可無惡也若爲徼爲不孫爲訐乃人爲之惡愈伺察人之動靜則必忌蔽凌犯已之長上則好爲亂攻發人之陰私則事已甚如此即自愧爲悖德之行而匆飾其徼訐不孫不爲甚奸惡猶緩也乃至本徼也而又自以爲知則無知本不孫也而又自以爲勇則無勇本訐也而又自以爲直則無直亂德如此賜所以惡之耳聖賢之伸其公惡如此自有此惡而天下之悖德者知所懼而不敢爲悖天下之竊德者知所羞而不敢爲竊于以佐愛之窮而贊天道之福福輔朝廷之賞罰其于世道人心庶有瘳乎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此小人亦謂僕隸下人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涖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此章論御臣妾之難言外有養之之道在莊涖慈畜即是但其端在用情而其本在修身不可不知也近是比昵遠是疏斥

○子曰君子在上天下何人不爲其所畜養然凡爲所養者猶爲易處而唯有兩等人則最難畜養如女子小人是也女子爲我之侍妾小人爲我之僕隸有何知識有何才能而以爲難養然惟知識淺鄙才能庸劣則不知道義惟圖富貴所以難養蓋其奉侍左右朝夕與親則君子不得不與之近然近之而稍有狎昵則將挾恩恃愛竊取喜怒肆行無忌而不孫矣抑其不安卑賤盜弄權柄則君子不得不與之遠然遠之而過于疎斥則又嘆苦悲窮積懷憤恨希圖發抒而怨望矣此所以難養也知其難養而思得夫不近不遠之道則必修身以端其本莊涖以嚴其體慈畜以恤其私廣義盡仁至彼自安奉箕箒謹守閨閫而不敢爲非尚安有禍起于肘腋者哉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

也已

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爲而言不知其爲誰也

此勉人及時進德之意子曰人之進修當與年俱進及時有成如年至四十正君子道明德立之時也而見許于有道仁人則前此之年爲不負而後此之年益有望矣若不能改過遷善而猶有可惡之實得罪于能惡人者則壯年虛度日暮徒傷善之未遷者其終不及遷過之未改者其終不及改也已至此而追悔從前有何益哉此君子之所以貴及時勉學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

此聖人表幽闡微斷古人之盡仁以見人臣矢節不可相徇于其迹也正解云存宗祀非微子本意作以去感悟其君方于仁字意較切即箕子有待亦當緊切悟君講從來臣之忠于國也不論迹而論心有迹似乎忠而實非忠有迹似乎非忠而實爲忠者則心之仁不仁爲之也昔殷末有微子箕子比干者皆紂之親戚也當紂無道淫亂于政國將亡矣三人處此焉能坐

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而

視而不諫諫而不聽安能不各行其是以自靖其心于是微子遯荒而去箕子諫而爲紂所囚因佯狂而爲奴比干直言觸紂剖心而死同爲紂之親臣而迹之不同如此論者以微箕爲能明哲保身必以比干爲買直沽名以比干爲致命遂志必以微箕爲忘君懼禍似未有定論也自孔子上下古今深有見于三人爲之揆其遇度其時而斷之曰殷有三仁焉此正所謂不泥其迹而原其心之論也當夫天怒人怨之時而猶稔惡不悛使惜身畏罪無一人焉出以死爭則紂何由有萬一之悟其爲君之心固不盡使一時憤激合三人爲盡以死爭則徒甚其君以多殺諫臣之罪而萬一覺悟之後誰與夾輔萬一終于不悟誰與持敗其爲國之心亦不盡矣故萬不得已一去一奴一死各行其志有死者以激其當前之悟有不死者以徐爲將來之圖幸而回天有路一人雖死兩人猶可右挈而左提不幸而悔來

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

無期一人致死兩人自可觀變以延祚此則三人之心也迫後悟君終無其期而保國亦終無其策則天命爲之而要豈三人之初心哉故去非忘君而不能死身去而心未嘗去奴非懼禍而不欲死身生而心苦于死死非沽名而異于去與奴身死而心猶恨其死之無救蓋迹雖不同而要皆忠君愛國之心所廹而出之者也故曰仁也可見三仁皆殷之忠臣周不得而有之也孔子豈虛語哉然則觀于三仁而凡爲人臣者亦可知矣節之道矣。

此章表柳下惠之能守道以立事人之則不重戀戀依君。凡人守道當始終以之而不可以榮辱易心觀昔柳下惠可見矣夫惠所稱和者也和則易于詭隨從俗時可直則以直行之時不可直則以枉行之而孰知其和而能介始終以直道自守乎當其仕于魯而爲士師也雖至三黜而終不去夫惠之不去正

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葢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季氏强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閒待之則

其守道所在也或人不知若有心愛惠而諷之曰子未可以去乎意謂在魯而黜去魯而可以不黜也亦未知惠所以黜之故矣惠之黜不在人而在己故其去就亦但反之己而不問之人乃婉言以謝之曰子之謂我去也將欲吾直道而事人乎則舉世皆惡直矣焉往而不三黜乎子欲吾枉道而事人乎則在魯必有合矣何必去父母之邦乎爲枉爲直皆不必去而況吾之以直自守素矣欲爲枉而不忍也去何益耶惠之和而介如此此所以三黜也真可謂始終以道自守而不以榮辱易心者矣凡爲事人者不當如是耶

此記孔子不遇于齊見吾道之窮也。聖人抱道周流志在用世以行其道而至于禮遇之隆否在所不計能用則道行即禮遇未隆尚可待不能用則道不行即禮遇極厚不可留故昔孔子數至齊見景公或可有爲其意原欲久于齊者也豈欲至而

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耳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范氏曰此

即行哉而無如景公處之不得其道也不以用其道爲急而但急急與其臣謀所以待之曰孔子大聖而勢處疎逖吾今待之禮數不可過薄亦不可過厚過厚于孔子則得而于吾齊無以相服過薄于吾齊則得而于孔子亦無以相安彼魯人也習見魯君所以待三卿者矣吾即以魯計之季氏魯上卿也吾今如之則以疎逖之臣驟加諸國高之上既失國體亦拂人情吾不能也孟氏魯下卿也吾今如之則以盛德之躬儕之卑疎之列吾爲慢賢彼不屑處亦不可也吾其待之以季孟之間庶幾隆殺得宜乎繼而曰孔子此來不特欲希富貴且欲吾授之事權託之社稷以用其道也孔子之道非不可用吾非不知用孔子之道顧用之將欲速奏治平使吾躬享之也而無如王道無近功此須壯盛之年方可相與有成吾今老矣其及待之乎則何必以衰暮之年屈抑其欲勞苦其身而爲此有始無終之事乎

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

殆不能用也然用雖不能而待之得體亦可安享富貴在吾有以謝孔子在孔子亦無難爲吾留矣景公之言如此君子于是嘆景公之不足有爲而吾道之窮也孔子豈必欲待之以上卿哉設如桓之待仲景之待晏以齊之故事相待猶可乃規規于魯之權臣斤斤于禮之崇卑亦思道既不用禮節徒然直徒博好賢之名而不足與有爲矣宜孔子之行也噫以期月三年之效而不信于時以素所屬望之齊而不獲如望何所遇之窮耶

此見孔子見幾之明可行則行意君子仕于人國其去就之際不可不見幾也能見幾則人吾兩全不見幾則進退失據得其道者惟我孔子昔孔子攝相三月而魯大治此雖魯君之能信任而實季桓子有以左右之也使其常如此孔子可以久于魯而大行其道于天下孔子之幸也魯國之福也而敵國則不無懼之矣于是齊人謀致地以修好而其臣犂鉏請先設計以

益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下車益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

用之因妙選國中之女教之歌舞衣以文衣副以文馬以歸魯君陳于城南高門外而舞康樂其意欲以動魯君臣聲色之娛以阻其用賢之志也魯知尊賢而不受其愚邦之而勤于爲治誠可以相與有成乃桓子竟往觀再三而又導君于淫爲周道遊因卒受之而三日不聽政方用賢之日而溺于聲色是簡賢也棄大禮而三日不行是棄禮也其不足與有爲可知矣此而不去則爲枉道不肯枉道必至取辱孔子于是遂不脫冕而行焉非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能如是乎獨惜期月已可之言方試于魯而三年有成之效卒不得効其奈之何哉

此章見聖人能接引楚狂而楚狂則能相知而不能相爲也接輿節陸通然不必還清聖人有心救世而患無同心之侶故遇可接引者輒不憚懇懇以接引之如楚狂是已昔孔子將適楚楚有狂者接輿心識孔子乃歌而過之曰鳳兮鳳兮有道

曰是知津矣
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

則見無道則隱德故盛也今何時也而不知隱是不自重也何其德之衰耶往者之輙不可諫止來者之為猶可追及隱之此其時矣其已而乎其已而乎不見今之從政者乎非惟道不得行其身固已危殆而不可保矣而求仕者宜何如見幾也接輿雖狂而聽其歌此之于鳳則猶知尊孔子諷之以已惕之以殆則猶知愛孔子其尚可接引以為同心者乎故孔子特下車欲與相見告之以出處之大義使之出而共濟宜接輿之相見恨晚矣乃竟趨而辟之以藏其聲迹焉但欲孔子味歌中之意不欲使已聞下車之言至今孔子一腸熱血不得與之傾倒何其果于忘世耶不可已而堅欲已可與言而不與言但能相爾而不能相為如此適成其為狂焉爾已孔非衰鳳狂實衰鳳迄今聽其歌聲猶覺嫋嫋有餘音也

此章見聖人必欲以道易天下為大異于僻世之徒也。自有

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絶人逃世以爲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

天下以來有有道不能無無道然無道而可復于有道者以有人世之聖賢出而易之也時至春秋入世者少而避世者多自孔子師弟而外又有長沮桀溺者辟于耕爲辟世之徒但知自私自利故一遇天下無道便高臥不出絶人逃世不特與農夫同没抑且與鳥獸同羣使斯世盡如沮溺則無道何從易爲有道其忍心害理實甚此聖人所以視民同胞物同與視天下之飢溺一如吾飢溺之而必欲撥亂爲治反危爲安也豈特不忍辟世并不忍辟人安得不驅馳道路栖皇不已沮溺不遇其人猶宜聞風向慕思爲同調況一旦邂逅相遇既識其師又識其弟念問關之苦感道濟之殷宜自悔其辟世之忍耦耕之陋而幡然改志出締同心共易天下庶不至長爲農夫以没世也即諒已不能而欲各行其志亦宜知所敬禮以爲天下猶賴有是人吾得以謝其責因急告以津處猶不失爲斯人之徒乃竟自

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丈人亦隱者蓧竹器分辨也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以爲是安于耦耕一則見問津者因欲知其執輿者而諷之以知津誚其徒勞于奔走是自以爲知孔丘而實不知孔丘也一則舍其師而諷其弟明易世之難誚所從之非而自服其業以示意是自以爲知孔丘之徒而實不知孔丘之徒也子路于此亦應爽然悔其失問矣行以告之夫子能不憮然哉欲與之言而不得欲挽其迷而無從亦惟自明其意以相與嘆息而已故沮溺曰吾欲辟世夫子曰非辟世也直同羣鳥獸耳沮溺曰何爲辟人夫子曰人何可辟也人自直與人相與耳沮溺曰天下滔滔易誰與之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易之正爲無道耳言至此夫子真憮然矣言至此沮溺真耦耕之徒矣不幾負此一過哉世有此徒天下之所以滔滔而不知返也雖然使彼即告以津而無此殷殷致問倨傲不恭之論天下後世誰知春秋時有長沮桀溺其人者是猶沮溺之幸也而特無如孔子子路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

何也車中人車中人不獲敬禮于朝中宰而徙來詔讓于田中老其何以爲情耶

前章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見聖人出處之義只重不仕無義一句仕隱二字正通章關鍵處今夫世治則仕世亂則隱然又有世雖亂而終不敢隱者則不止爲行道計而爲君臣之義計也蓋有君以主治即有臣以輔治此正天經地義不可廢者不必遇于時而得仕爲不廢即不遇于時而不忍輕棄天下不忘欲仕之心即爲不廢然此雖聖賢知之而隱者不知也昔子路從夫子自楚反蔡相失在後奔走不遑正欲求仕以行義而此時欲見夫子之心甚切故遇一荷蓧之丈人即問曰子見夫子乎且不暇計其果見與否也又安知其爲隱者乎而丈人觀其貌聽其稱知其爲仲尼之徒因微諷以答之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蓋責其不務農業而從師遠遊爲此不時之

之矣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在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

務也此其為隱者之言可知言已還植其杖而芸子路見其年高而語異特拱立以致敬此時已明知其為隱者矣丈人感子路之敬遂止子路宿食以雞黍見以二子情何殷也賓主歡然留連竟夕雖無一言及于世故而款待之下已隱寓規諷之意子路此時愈心知其為隱者矣及明日行以告而夫子果曰隱者也遂使子路反見之蓋惜其不明出處之大道欲挽之以共濟天下耳而無知丈人之高蹈也若逆知子路復來恐其言之入耳而先幾而行子路雖至不得復遇焉亦爽然自失矣然夫子之言不可不使之聞也爰告其家曰大倫有五而君臣主義今不仕則無義矣無義則廢倫使凡倫皆廢則吾無責焉耳今同一倫也二子彬彬長幼之節既知其不可廢矣君臣之義如之何其獨廢之推汝之意不過欲潔其身而大倫則亂潔身小而亂倫大其可乎哉亦未知君子欲仕之心矣丈人但知仕以

非忠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爲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否。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唯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行道道不行而仕恐徒爲爵祿不知君子之仕非爲爵祿幷非爲功名正爲君臣之義不可廢而欲仕以行之也若當今天下明良難遇道不可行則固早已知之矣然知之而終不以彼易此者道有行不行之時而義終無可廢之時也知君子仕之全義愈知不仕之廢義矣乃丈人終不知也適成其爲隱者而已苟非孔子子路明出處之大義幾何不胥天下而爲無君之徒耶顧迹其糾待猶不敢爲倨傲露其鋒穎使人可遇而不可卽以視沮溺不又高出一籌哉

此章見士各有志不必以此而訾彼亦不必以人而易我而言外隱然有士人立身處世寧以時中爲尚之意逸民逸字義當以遺逸爲正降辱是不激中倫慮是不隨兼不激言者非只要說其不流不重在和上放言非猖狂自恣之謂卽身隱焉用文之意清權二句只在他逸處摹寫勿講得太好近時中去佯逸

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竄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禮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

夷齊是一流人但仲逸是清而柔者夷齊是清而剛者隱居放言與不降辱同但夷齊則風節外露仲逸則光芒盡歛耳可不可以迹言惟以道爲從是無可無不可上七子亦兼可不可爲是士君子出處去就當以時中爲主不可一任矯激然學時中而不得至失于詭隨則不可故古來往往有不過于時立矯矯之節而甘爲逸民者亦不可没也合而計之有七人焉如商末則有伯夷叔齊虞仲周末則有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之數人者或以山林爲逸或以朝市爲逸或用世法而逸或用吾法而逸爲逸不同而其見時不可爲甘爲世遺行其志以自遂其高則皆同故皆爲逸民千百世下或有訾而議之者謂其絕人傲世不足言也或有慕而學之者謂其風高節亮千古師也而皆無當于孔子之意也孔子則無所訾議亦不願學而因斷之以自明其意曰立志不堅者易降守身不固者易辱故極其高

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

抗潔清不降不辱者爲甚難也求之于古其惟伯夷叔齊與背父棄倫之國視如敝屣而不貪西山薇蕨之餘歸爲渥饘而不染貞皎皎乎不可及也至謂柳下惠少連則不擇君而仕不待時而出一無崖岸和光同塵志雖非諂以視夷齊則少降矣行雖非濫以視夷齊則少辱矣何不激也及察其言則巽順之中不乖于義有條有理而中倫觀其行則洒脫之餘不詭于道可思可悅而中慮何又不隨也言行如此卽少降辱不足爲累二子之爲二子如斯而已矣人不覺其有異彼亦不求異人也其次于夷齊者乎其謂虞仲夷逸則又一風格矣惠連尚欲出世而彼則逃僻陋而不出惟隱居矣惠連尚知守法而彼則輕蔑法而不羈至放言矣然其隱居也非甘爲屈也道雖以致用爲貴然當時不可爲欲辭富貴以獨善其身使貪汚不得浼也故能中乎道之清其放言也非卽于謏也道雖以正言爲常然當

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於逸民之徒也

經不可守欲示疎狂以遂其廢棄因時勢以爲變通故能合乎道之權超乎俗氛拘守之爲遠乎害義亂倫之行亦未可以必之也若朱張其行事不少概見而大約與六人不甚相遠可知已是皆各行其志共成一逸矯矯乎不同流俗者也而以觀夫我則何如哉我之爲我其境遇雖有類乎七人而其志行則不敢爲七人之所爲蓋異于是焉何異乎爾七人于出處去就之際皆有所執着其心有所可而爲之則終據以爲可卽有時不可而亦不返也其心有所不可而不爲則終據以爲不可卽有時可而亦如故也是皆專有所可專有所不可矣若我則深見夫時非一致事有萬殊道以時起義因事生故以道爲可而無定于可之心以道爲不可而無定于不可之心舒舒不膠于心行藏一惟其遇如是而已矣故曰異也異非人則非而我則是要亦各行其志而以我自問則必如是而始無歉于心耳夫子

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不甘爲逸民乃惓惓不忘用世之意而過竟終同于逸民亦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足悲矣

○大師摯適齊

大師魯樂官之長摯其名也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皆名也

鼓方叔入於河

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武入於漢

此章記樂官之去魯以見魯之不可爲也一適一人迹異而心同大師爲倡餘伶爲和伶人如此他復何望一敘述間無窮感慨存焉人才去就國之興衰係焉然而君子見幾猶非往兆況以賤工而亦懷君子之行則其感于時事者必深君子能無浩嘆如魯之樂官連類而去者可誌焉大師雖樂官之長然亦不出伶倫有何卓見而況大師以下若少師侑食諸人司鼓司鼗司磬者哉魯卽僭亂宜其安之矣乃自夫子正樂以後習見夫先王雅樂移于私室舞佾歌雍憤激于心皆懷去志自大師一倡而繼大師而起者遂踵相接焉有以避地而去者則各有所適若齊若楚若蔡若秦是也自有此適而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皆得與師摯而俱傳矣其適齊者以齊近于魯不忘魯國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

。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放此

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

尚可觀變而重返也而司飯每食不忍忘君之心亦可見矣遠適異國庶幾置理亂于不聞也有以避世而去者則各有所入若河若漢若海是也自有此人而鼓方叔播鼗武少師陽擊磬襄皆得與師摯而俱傳矣其入河入漢者以他國猶魯皆無可居不若水湄澤畔之為安也而陽襄不忍目擊心傷之意亦可見矣退棄中國庶幾聽是非于不見也遁類遠引魯廷幾空以伶倫之賤而慕義立節如此寧尚有願立其朝之君子哉魯之衰亂真不可為矣身居衰世之邦有志周道之興者更何所望言念及此能不感慨係之也

此追述祖訓以見魯之衰亂非貽謀之不善也君子二字提起下分四平看皆忠厚開國之道。親親尊賢教故使能為治之大道乃魯至今日而不可言矣豈其祖宗貽謀之不善哉不觀昔日周公訓魯公者乎有曰我周家本以忠厚開基夫忠厚乃

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

君子為治之道我以之輔周而周大治汝今往魯開國承家謹守侯度以奏最于王朝者亦當效汝父法君子忠厚之治則親親尊賢敬故使能其大端矣國之有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苟其弛之則骨肉傷殘誰與夾輔君先開之何以率下開國如此後不可言矣故君子之于一本九族則尊位重祿崇其禮體分憂同好篤其親愛不廢弛也國有大臣乃國所倚以為安危者也苟不以是怨則宰執離心誰與經邦猜嫌自我何以責下開國如此後安所則矣故君子之于大臣則信之極專無為掣肘任之極篤大展才猷不使怨也先世有功德于民者則為故舊有惡逆大故不得不棄苟其無之而以一眚掩其大德元老失望誰與故國非君子厚故舊之道也故賢則世其官不賢則世其祿棄之斷不忍為天下不易得全者則惟人才人無一長可取不得不錯苟其有之而以求備置其一長苛非盡棄誰効分莩

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旣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

非君子寬容人之道也故取其優不責其劣用其一不苛其二求備必無是焉此四者皆培植國家之本君子忠厚之道也汝能敬守其道以治其國則出作天子之屛入膺天子之寵當不出此勉之哉其苟忽祖宗貽訓如此而子孫自不能守以致衰亂亦獨何哉

此追憶周初人才之盛以寓傷今之意重周有二字達是明于義理适是宏度能容突有御侮之才忽有總理之能夜則柔順不迫夏則剛明不屈隨者才能順應騧者德超凡衆若論全節不必于名義上着意。人才之生關乎氣運氣運衰則人才亦衰氣運盛則人才亦盛必然之理也人見今世朝乏登賢野無毓瑞卽有之而或前後相望不能生于一時聚于一門因謂多才之代自古爲難雖我周盛時亦不槪見而抑知豈其然乎猶憶周初不特多才而且生于一家不特一家而且得之四乳蓋

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葢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葢孔門自顏子以下頴悟莫若子貢自曾

有八士焉迄今觀其序次自伯及仲也自叔及季也俱以兩而降若預爲之待觀其命名若達與适突與忽也若夜與夏隨與騧也俱有用之才直相爲之配夫四乳皆並生固爲異事八子盡能賢尤屬奇聞求之古來何可多遘惟堯舜之時八元八愷可以匹休然雖生一家未必四乳周初人才之盛如此皆由我周文武培植之厚氣運之隆所以得此類聚顯庸于時此雖八士之幸實邦家之光也誰謂吾周之才哉迄于今銷耗日甚光榮不再其盡人才之故耶抑非盡人才之故耶可以覘世變已

此章見士當立其大節意士字貫至末言思不言思信口說來如此不必說見危不必思其實致命前未嘗無思三件思後亦要蹈義致敬致哀也可已要說得圓葬其餘認真不必盡也

子張曰凡人立身制行無大無細俱無所虧者其上也立其大

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節而不屑屑于末者其次也蓋大節爲重而小節爲輕與其規規于小節而忽于大節不若急急于大節而緩于小節爲知所重務其本焉故吾以爲士之爲士果能知忠孝不可有虧死生不可計較而見危即致命臨難無苟免也果能知廉潔不可偶喪財利不可偶貪而見得即思義臨財無苟得也知祖宗吾父母之所自出事亡當如事存也而以時致祭即思敬焉以致其如在之誠知父母吾身之所自出事死當如事生也而一臨大故即思哀焉以極其傷痛之情世間惟利害一關人看不破最易喪其名節今既不爲害奪不爲利昏若此其餘名節抑又何難入道惟本原之地所係最重不可稍有涼薄今能植其大本無傷元氣若此則由本及末何患有傷即或學問未充涵養未到不無小失而相取于大不必更苛于小其可已矣吾之論士如此欲爲士者可不勉于所重乎哉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爲有無猶言不足爲輕重

此示主張一世之人以弘毅之學○子張曰人能取重于世必其德崇道立然後足以當之然非有弘毅之學者不能恭行道而有得于心固貴乎執守之而不失矣然所當得之德無盡又須執之弘量能翕受使衆善咸集其德庶不至孤爲學而有見于道固貴乎心信之而不疑矣然他端之道易惑故又須信之篤力能純固而不搖于末路其道庶不至廢不孤不廢則德崇道立上足以繼往而群聖之統賴以克傳下足以開來而後學之迷賴以得釋人必如此乃足爲當世所係重而不敢輕如有人焉非不有德也乃輕喜易足有一善即自以爲天下莫己若如一處境也驕諂既無即執之至足而不復進于樂與好禮一爲學也善信既至即執之爲安而不復進于美大聖神可爲弘乎非不聞道也乃作輟無常信于始又未必不惑于終如擇乎中庸矣乃守之未月而即見異思遷自謂悅道矣乃中道自畫

而究屬乎半途可爲篤乎不弘則志卑量狹德甚孤矣勢必久之而所執亦失不篤則識淺力浮道終廢矣勢必久之而所信亦亡雖終身爲學而道德終無所積于己則亦安能有以及于人世有此人不足係重焉能爲有也世無此人不足取輕焉能爲亡也寘寘無聞如此雖有執德信道之功亦徒費心力也哉然則人欲爲主持一世之人其必勉于弘毅而可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此章見聖門論交各有得失學者法其得而戒其失斯爲善交意君子二句述所聞我之大賢五句申所聞子張之言力非一拒字故當少側容衆矜不能不賢一邊人生德業必資人以自輔故不可無交顧交必有道人有賢愚事有善否必慎于投合而于己始無所失廣以相成而于人始有所賴若不慎而失之濫不廣而失之峻均非善交之道也夫子平日以無友不如己善不善皆吾師教二三子久矣子夏子張聞之已熟宜其論

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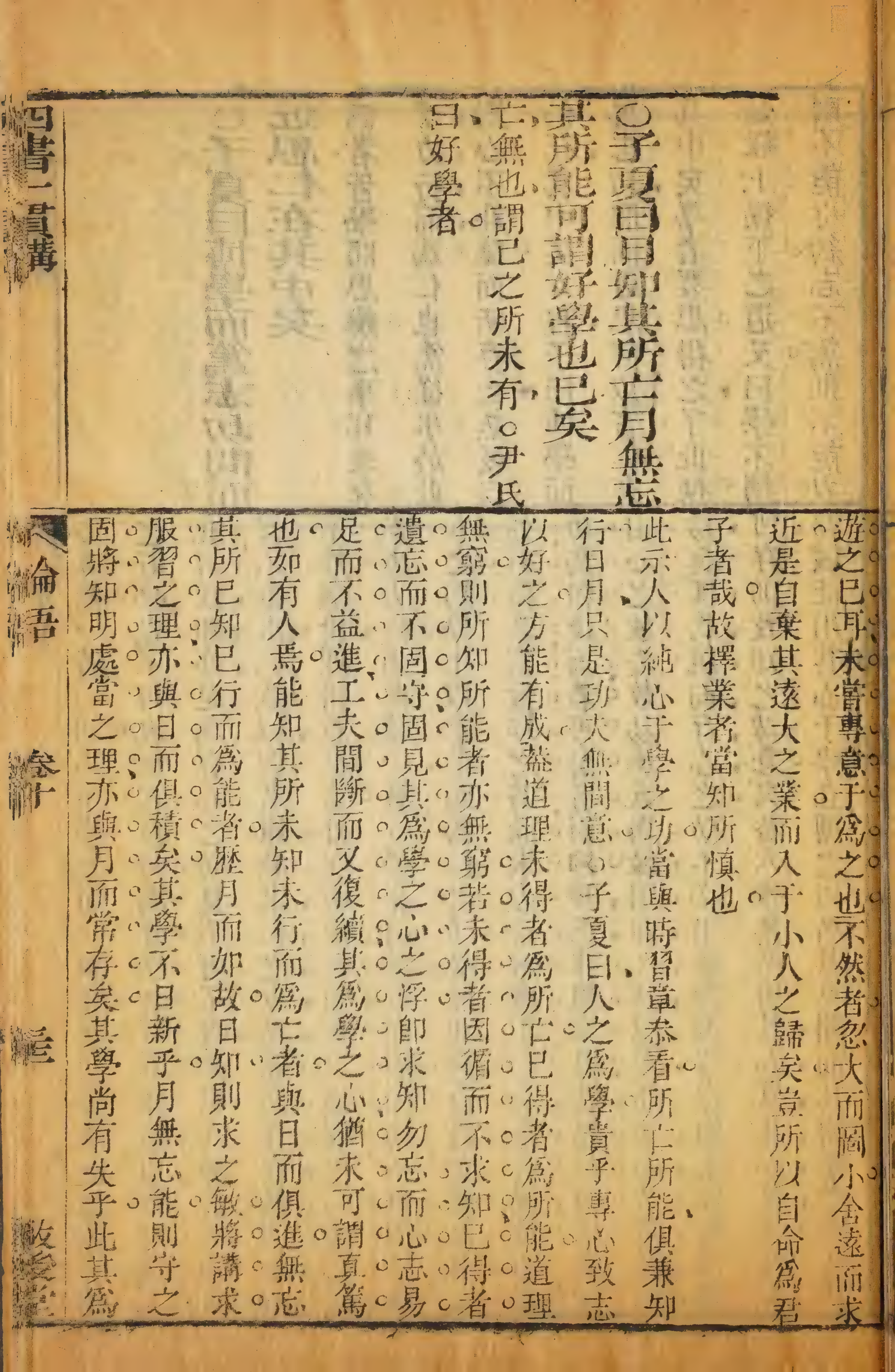
交無不出于一轍矣乃一曰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述其師之論交者則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譏其友之不拒者則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而大賢皆可容不賢無可拒其論交之異如此此皆得夫子之論交而偏執之者爾子夏偏守夫子無友不如己之訓故樂與直諒多聞爲契而不與燕僻善柔爲親介介然我無闒媚之態人無汚濁之染豈不自成其品初學者不可不法也然不可者疎之而已拒則太峻矣峻非所以處人也宜乎子張譏之也子張偏守夫子善不善皆我師之訓故進有以結納天下之豪俊退有以陶鑄天下之庸愚浩浩焉吾無隅曲之爲人無異體之視豈不共樂其大成德者不可不法也然大不可者亦所當絕概容則大濫矣濫非所以修己也則知子夏亦是也各有所得之中未嘗不各有所失如此門人得其說而俱存之倣子夏拒之之意以修己而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類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衆技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隱致其愼則內不失己而德可成倣子張容之之意以待人而廣爲之通則外不失人而教亦立其于交道庶幾矣門人愼無執子夏之云以爲信慨子張之異而不察也

此章見君子之學必務其大之意○子夏曰天下有一人自有一人當爲之業不可不辨也小人務其小君子務其大如正心修身以治人道之大者也此則君子之所當爲以其能推致乎遠大而無所不通也若專一家之業而治于人如農圃醫卜之類則爲小道雖曰小道爲大道之所分皆先王所制以濟民生聖人所作以前民用其中必有可以觀覽之至理焉然皆局于一物之間專于一事之用而已若欲推而致之心身之大家國天下之遠則既無當于正修亦無當于齊治平不恐其拘泥而不通乎是以君子平日致知力行以爲之者惟用之于修己治人之大道而斷不分心藝術之微雖游藝君子所不廢然亦偶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

遊之已耳未嘗專意于爲之也不然者忽大而圖小舍遠而求近是自棄其遠大之業而入于小人之歸矣豈所以自命爲君子者哉故擇業者當知所愼也

此示人以純心于學之功當與時習章參看所亡所能俱兼知行日月只是功夫無間意○子夏曰人之爲學貴乎專心致志以好之方能有成蓋道理未得者爲所亡已得者爲所能道理無窮則所知所能者亦無窮若未得者因循而不求知已得者遺忘而不固守固見其爲學之心之浮即求知勿忘而心志易足而不益進工夫間斷而又復續其爲學之心猶未可謂真篤也如有人焉能知其所未知未行而爲亡者與日而俱進無忘其所已知已行而爲能者歷月而如故日知則求之敏將講求服習之理亦與日而俱積矣其學不日新乎月無忘能則守之固將知明處當之理亦與月而常存矣其學尚有失乎此其爲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

心真無一時一刻不在學上而一如寢食之安性命之依矣謂之好學豈不可也世之自命為好學者可不如是以為功哉

此言致知亦足為存心之功見不可不致知也為輕視致知者言不重求仁意以四者原非求仁之方也註所存自熟即指心不外馳說理得意在言外在中以目前言乃操養之一力行之本也力行尚在後一層○子夏曰甚矣致知之功不可以已也人之為學止以求仁而為仁之功必致知與力行交進互用仁始有得若當致知之時尚未力行何與于仁于是有視致知之功為粗淺而若可廢者而抑知正非粗淺也試思仁何以失皆由心之放失故易與欲為緣則知仁何以得亦必心之常存始易與理為親而存心之功不必用操養而可存即未操養而亦可存則致知之功急矣蓋人惟無所用其心故其心放逸而不存誠能用其心于學且博之以廣其見聞而其博學之志又甚

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篤實而不浮以求必得用其心于問主切之以致其精詳而思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積其切問又甚近要而不泛以求在己此皆致知之功並未嘗操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存其心涵養其心曰吾將以求仁也然而如此問學交致志思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並用則心常有所寄而不閒博切相深篤近相乘則心常有所專而不分而心不常存不放于心常存于析理則與理日相習而與欲自日相疎心常存于辨欲則與欲日相淡而于理自日相親雖未操存也而是亦即所以為操存雖未涵養也而是亦即所以為涵養由是而加操存涵養與身體力行之功亦無難矣故雖未即是仁而仁不已在其中哉即一致知之功而心不放逸天理即可由是而得則學者可忽視致知之功為粗不思用心而遽欲求仁入于空虛寂滅之為耶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此欲人篤志于學以造道也特借百工以喚醒之是引語不是譬語重居肆與學上方合本文以字口氣○子夏曰人欲有所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爲必求能造其極以底于有成使爲之終身而一無成就不能造極何貴于爲然必功極專精而無他岐然後可以造極而有成天下何事不然哉吾試爲爲君子者借鑒于百工有一工卽有一工之事其事未有不欲底于有成者然使僅居于家獨自操作必將涉于他務而志不專孤而無助而力易惰事何由成故有肆焉必聚居于此以爲其事則耳目所接惟此事心思所用惟此事志專力勤之下必已精益求其精而事無不成矣由藝且然而況君子之于道乎道量無窮貫乎推致凡身心性命日用倫常之道一一推致之使盡得于己而後可爲君子猶夫百工之成其事也然而道何以致亦如百工之有肆焉則學是也道非學無由而明于是有格物致知之學道非學無由而行于是有省察克治之學使君子欲致道而不務學師心自用知行荒怠則中無定見外慕易搖外無定守內力易奪非遷于異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學即域于小成道何從而致也故必研辨體佩而力于學焉道有不能自致者用勇往精進之學以致之道有不容强致者用涵泳從容之學以致之吾見志專力勤之下道自將已擴而益擴學以致道與居肆以成事一而已矣雖然不學固無以致道而學而不能致道究與不學同是猶居肆而不成其事也可乎哉是又君子之所當知也

此深爲文過者警重一必字○子夏曰人之處事安能盡善故過亦君子所時有也而况小人乎但君子有過則必速改斷不因循苟安故當其有過不必諱及其既改則皆仰如是則人皆可進于君子而何至流爲小人而無如小人之過也不然矣小人有過必其行與理違已不同于君子無心之失而又憚而不知改遂而不知悔必曲爲分辨以爲不足爲過巧爲推諉以爲過非由我其爲文飾無過不然夫至必文推其意不過但欲以

〇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君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欺人而不知適以自欺其弊將過日積而日深品日趨而日下終成其爲小人而已其爲至愚而可哀不亦甚矣哉

此極形君子容貌變化以驗中和之養無不備美也三變一時俱至就觀君子者言在君子自率其常在人自覺其變也〇子夏曰夫人終身爲學而與人交際使人一見了然無難測度非僅予人以易親即終予人以可畏其外貌雖有常不變而吾有以知其所養之未純也若君子豈其然乎君子道德純一性情寧定故內外相符始終如一威儀所著亦何有變哉然而積于中者無所不備則發于外者亦無所不至與之交接目睹心驚不能測識但見變化無端不一而足宛有三變焉君子持身動循禮法常自端莊何嘗有心形爲儼也而自人望之則見以爲儼然如泰山喬嶽何可畏也意必常如此其可畏矣而孰意其不然也則又見其溫矣君子待人不矜岸異常自平易何嘗有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

心故爲温和也而自人卽之則見以爲温焉如春風暹日何可親也意必常如此其可親矣而孰意其又不然也則更見其厲矣君子發言中有主宰義無遷就何嘗有心故爲凌厲也而自人聽其言則見以爲厲焉恭詞嚴義正何難犯也始而儼忽而温又忽而厲頃刻之間不可測度如此豈非三變乎人之見之者安得不慢惡不形敬愛兼至也而要之君子何容心哉中和之德積于中光輝之盛自發于外雖欲不剛柔合節陰陽合德有不可得者以視一見可測者不大相遠哉人何可不爲君子也

此示人當積誠以感動君民意重信而後上二句未信二句乃反言以足上意也○子夏曰凡人待人接物僞則多阻誠則易通大抵然也而事上使下其尤焉者矣爲上者國有大事不得不勞民之力然勞之必使民皆知其爲我而歡欣趨事則勞之

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方無嗟怨是非信不能故君子之于民不敢輕勞也必平日恤民力重民命之心至誠惻怛有以感入乎民心而民皆信之然後萬不得已而勞其民則民雖極勞而皆諒其無他不以爲病矣若未見信于民而遽勞之雖事所當然民必以爲吾君自縱其欲而致以厲我也蓋好逸惡勞人之常情勞本非民所樂聞故信則悅不信則怨耳昔文王作臺而民效子來衛國南征而民嗟不活非信不信之故耶爲臣者君有大故不得不直言進諫然諫之必使君能知其愛君而言聽計從則諫之方無疑忌是非信不可故君子之于君不敢驟諫也必平日感君善恐君惡之心至誠惻怛有以深動乎君心而君素信之然後萬不得已而諫其君則我雖極諫而君自諒其無他不以爲謗矣若未見信于君而遽諫之雖意實脆然君必以爲是臣賣直沽名而敢于謗我也蓋好諛惡直人之常性諫本非君所樂聞故信則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功不信則罪耳昔伊周訓王而克成其德國武盡言而見殺子胥非信不信之故耶雖仁君不要譽忠臣不畏辱然而道貴自靖事求有濟故事上使下不同而同歸一信欲有所為者平日可不積忠愛之誠以為感孚之地哉

此章見人當立乎其大意專為拘小節而壞大防者發出入可也四字止以輕繫上句原說得活○子夏曰凡人綱常倫理則為大德威儀文詞則為小德學者立身行己固當合大小而兼盡者也然而大防為本小節為末本當急而末可緩使僅于小廉曲謹之為拘拘修飾非不可觀而忠孝節廉之大反至滅裂隳敗其品之壞大矣何若重乎大防之為得哉故為人而能大小兼全固無遺恨不然者但于大德所在遵規矩之閑而無一或踰則綱常已可無愧名教已可有賴其于動靜語默之小德雖或未盡合理有入有出亦無失為君子而不同于小人問之

〇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

己心亦可無歉質之人心亦可相恕也吾願人之立乎其大而無專拘于小也

此章見教必因材不可躐施之意當以子夏之言爲主本末照註以大學小學對言不必以下學上達言子游只是重本輕末之意欲子夏本末兼進也此過于高明之弊君子之道俱就教人者言孰先二句見心本無先後從註非以爲字看出譬諸四句見教不得不分先後有始二句見先後一貫之難今夫聖人之道本末兼該始終一致何有先後之區別而非所語于門人小子也小子與聖人相懸霄壤故教人者必因乎其材以序而施由小學而後大學夫子之教二三子者皆然也子游子夏本教同則其論教亦宜同矣乃子夏深得其法以教門人小子而子游反譏之謂其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節則已詳習而可觀然皆末節也而于正心誠意之大本則未嘗有告非教者

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强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

秘其精微而但以粗淺塞責乎如之何其可以爲教也而孰知子夏之教正合君子之道者乎宜子夏聞之而嘆其言之過也曰推言游之意疑吾專意于末可以先傳無意于本可以倦教噫此豈君子教人之道哉商聞君子教人之道心無窮而法有定其心未嘗不欲合本末一并教之何嘗有所揀擇曰孰爲淺近在所當先而傳之孰爲高深在所當後而倦之乎但法不得不有先後則以學者之造詣有淺深生熟不同也取而譬之若草木然草木之大者根幹已成生氣已達方可從根大爲灌溉若小者根本未固生氣未茂尚須培植擁護使其枝葉無傷而後可以漸洽其根本其區類固已別矣小子之造詣亦猶是也深而熟者語以高遠方能知而能行若淺而生者只可語以淺近故且習之于洒掃應對進退之節收放心以養其德性禦外誘以固其貞純而理之高遠者始可由是以漸進則先傳以末

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

者正所以爲傳本之地也而豈後倦乎若不量其淺深何如生熟何如而概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幽渺難悟則反蔽其明恍惚無據則反致惰廢是誣之而已豈君子教人之道乎焉可爲也本以愛小子而適以害小子者意欲一蹴而至方有小學之始功即有大學之卒業耶亦思天下有始即有卒而不煩漸次者何人可以當之其惟生而知之安而行之之聖人則然今方待于教訓之門人小子也而以期聖人者期之非誣而何言游以君子之道自思其言不誠過乎子游聞子夏之言當亦自悔其失言矣即二子本末之論而知篤實之學勝于高明君子施教與小子爲學皆當取法子夏而毋爲子游之言所惑庶無躐等之弊也夫

此言仕學之道當先所重意只重優字上優是工夫閒暇下優是義理純熟。子夏曰凡人方求志則有學而欲達道則有仕

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仕與學固不可偏廢也而其爲功則不可以並營當一視乎其優以爲量即以仕論當其既出而圖君則其平日之學必已至矣豈學之時乎乃吾竊見今之仕者往往恥俗吏之名而樂談詩書馳心講誦以致曠廢職守而不顧是仕未優而學也未優而學是取吾有愧于忠藎之身以與詩書相關有何發明以與聖賢相對有何面目其何可也故當其吏治未暇則但思進而盡忠退而補過不敢他及至爲仕工夫充足有餘而既優矣而一無所事則必置其心于無用之地而于仕之理何所考証乎使即爲之究古今博聞見以與仕道相參焉如是則仕不曠職而學亦足以資其仕矣更以學論當其獨處而修業則與後日之仕不相涉矣豈仕之時乎乃吾竊見今之學者往往無遠大之圖而急欲表見操刀思割以致道德未純而不顧是學未優而仕也未優而仕是取吾有缺于修治之身以與君相相對何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能忠順以與此悉相臨何能撫字其何可也故居恒自修未成則但自研究勿違體行勿懈不敢妄覬至爲學義理純熟有餘而既優矣而終不肯仕則將終其身爲石隱之流而所學之具有何利濟乎必卽出而上致君下澤民使其學業不負焉如是則學能成德而仕吏足以抒其學矣此仕學兩得之道也有志仕學者蓋勿並營而後可

此見臨喪以哀爲本意亦爲徒尚夫文者言也○子游曰世人多趨于末而失其本卽以臨喪一節言之哭泣擗踊之節末也哀痛慘怛之心本也乃人往往修其儀文而哀痛之心則無聞焉豈非徇末而棄本乎夫本爲重而末爲輕與其哀不足而文有餘不若文不足而哀有餘故吾以爲居喪之道但于其哀痛之心推之以致乎其極而卽可止矣何取文飾爲哉子游之言特爲不足乎哀者言之耳非便以爲中道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貌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

此諷子張以務實意因勉録云難能但說不是美他正發其受病之原此說亦是但與然而口氣不合若堂堂句便當如此看矣故難能原是服其才量之宏大未仁是病其心德之未純未之爲言亦在若有若無之間非即以爲不仁也。子游曰凡人爲學心德爲要才量次之今吾友張也著于外者才氣高邁品度恢閎爲人所難能也然而以言乎內之心德則尙在若有若無之間未能全盡乎此蓋所行好爲過高則不無修飾炫耀之意而克治涵養之功即不甚力眞懇沉摯之念即便有虧故至此耳張也今而後豈可自恃其才量之難能而不勉于仁耶

此亦是諷子張以返內而勿務外也。曾子曰朋友所以輔仁然必專心于內者而後可彼此相助而爲仁原不必馳情于容貌之間以爲美觀也而何張之不然乎吾與張也同學有年豈不欲交相資益以爲仁而無如張之所務不與吾爲同觀其外

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為仁矣

〇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鞶飾文詞修飾儀容非不正大而無邪媚之為非不高明而無卑污之象蓋堂堂乎其盛也然專務乎外以自高而不返求乎內以自力則于己無體認審察之功人必徒勞規勸固不可輔之為仁于人無切偲忠告之誠己必不盡規勸亦不能輔人之仁殆難與並為仁矣然則張可以堂堂自安而不用力于心性之地耶

此指親喪以感發人之至情欲人自識之而自全之自字作自己看而自然意亦在其中。曾子曰人之居喪不可苟焉而已也吾嘗聞諸夫子矣夫子言人之用情貴致其極夫至情本乎天性原無俟人之相强也但常人用情懇至處少忽略處多能于人倫日用之間不待人勉而真心感發自盡其極者未之有也求其有之必也親喪乎蓋子于父母本天性至親非他人所可比而居喪之時又人道之大變非養生所得同故惟此時其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爲難

哀痛迫切之情能不待人勉自然感發不能自已而無有遺量可見一點良心人人固有人人當致不然是自失其良心也人思夫子之言要知人之至情無所不當致而獨致于親伸于事親亦無所不當致而獨致于喪巳自可愧况又不能全其自致之情尚可爲人乎凡爲人子者宜共惻然感動矣

此章見大夫之孝專以象賢爲重不當務事親之文。曾子曰、孝美德也誰不當盡然人往往不知孝道之所重吾嘗聞諸大夫矣以爲論孝于大夫不比士庶人若吾魯大夫孟莊子其可謂孝者乎夫孝有難能有易能不勉于難能而徒勉于易能猶未足爲孝也故吾論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如生事盡養死事盡哀之類士庶人皆能勉之此僅可謂遠于不孝者耳猶可能也惟其父獻子歷相君五十年爲魯社稷臣其所用之臣必賢所行之政必善而莊子年少嗣立不以己私悖父德而改之是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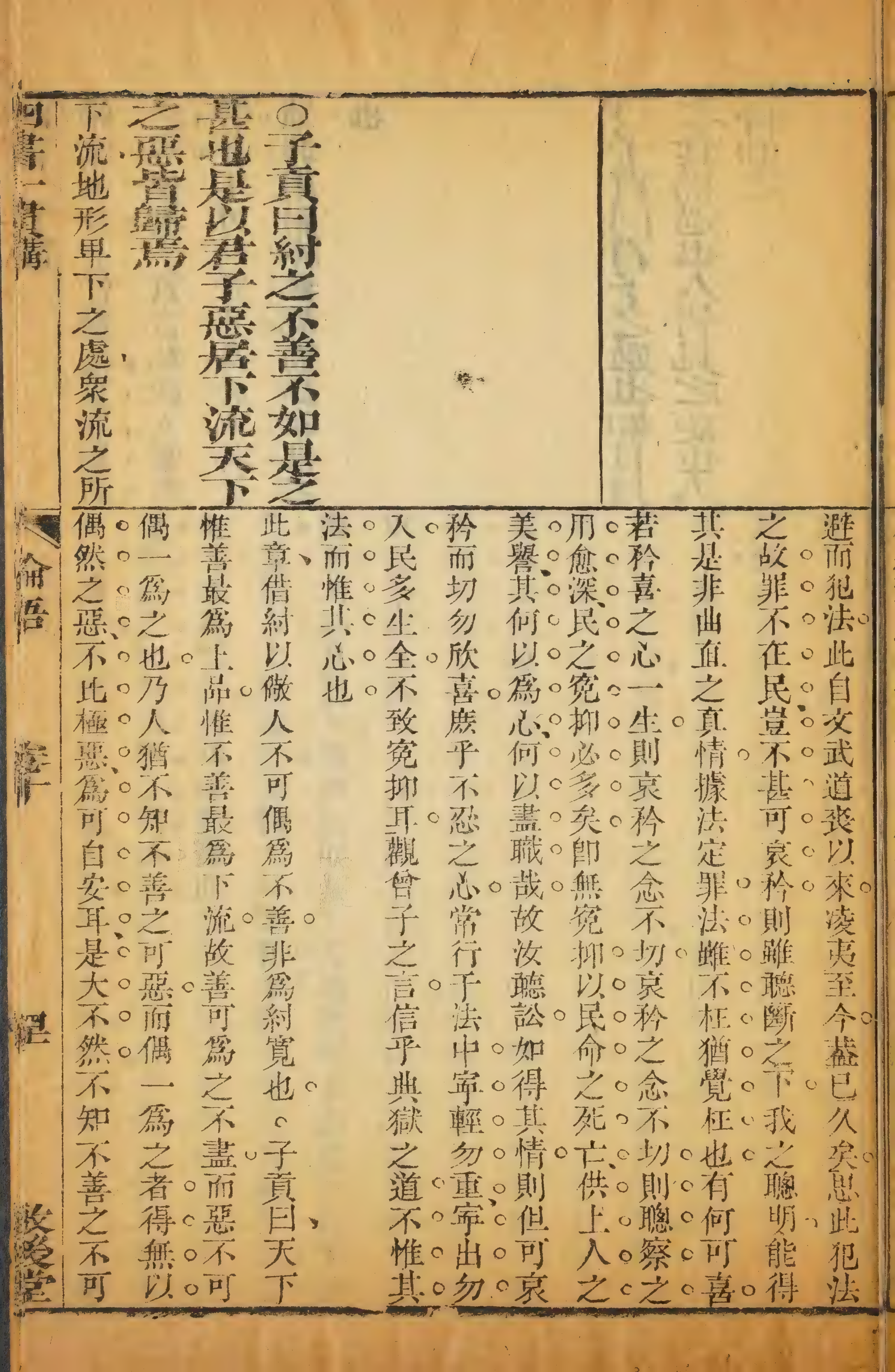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於不得已則陷於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孝在立身行道世濟其美繼志述事益顯其親眞難能者也觀夫子之言則知孝之爲道父不賢則幹蠱父賢則繩武其孝始足重爲大夫者愼無徒以流俗之孝自安耳

此章論典獄之法只重哀矜勿喜意得情是得是非曲直之情非指失道民散其所以當哀矜之故則在失道民散最易解悞

典獄有典獄之道典獄之道不惟其法而惟其心昔曾子能得其道以教陽膚矣孟氏使陽膚爲士師之官膚問治獄之道於曾子曾子曰使民無訟乃君上之事非爾士師之責士師之責固在得情然得情以執法者次也必以不矜聰明必切哀矜爲民求生使無寃抑爲上而欲其矜喜以生哀矜者非知民犯法之故不能民非自犯法也上有道以治民則百姓親睦何由爭訟今上之君相皆失其富之之道致民廹于飢寒失其教之之道致民陷于愚蔽因之情義乖離各相爭訟乃不得已不知



避而犯法此自文武道衰以來凌夷至今蓋已久矣思此犯法之故罪不在民豈不甚可哀矜則雖聽斷之下我之聰明能得其是非曲直之真情據法定罪法雖不枉猶覺枉也有何可喜若矜喜之心一生則哀矜之念不切哀矜之念不切則聰察之用愈深民之寃抑必多矣即無寃抑以民命之死亡供上人之美譽其何以爲心何以盡職哉故汝聽訟如得其情則但可哀矜而切勿欣喜庶乎不忍之心常行于法中寧輕勿重寧出勿入民多生全不致寃抑耳觀曾子之言信乎典獄之道不惟其法而惟其心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下流地形卑下之處衆流之所

此章借紂以儆人不可偶爲不善非爲紂寛也子貢曰天下惟善最爲上品惟不善最爲下流故善可爲之不盡而惡不可偶一爲之也乃人猶不知不善之可惡而偶一爲之者得無以偶然之惡不比極惡爲可自安耳是大不然不知不善之不可

歸喻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於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虛被惡名也

〇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為請觀商紂商紂固極惡人也然平心而論紂雖不善未必皆親自為之如今所稱之甚也只為自己不慎于始一行無道而長君逢君之徒遂群相蒙蔽朋比為奸天下後世追恨其罪首于是衆人之惡盡舉而歸之一人譬如地形卑下之處衆流汙穢盡流在裏面一般所以如是之甚也然則下流豈可居乎是以君子深以為惡常自儆省不肯一置其身于不善之地正以一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于吾惡未甚而惡之名已甚君子雖非因紂而始惡而人何可不鑒紂而知儆以君子之惡居下流為法耶

此章見君子之過心體光明不足為累言外有儆人不得藉口君子意過字兼時勢無心說人字兼知愚在內。子貢曰人孰無過而處過正自不同今人之有過者往往藉口于君子以為君子且亦有過而况于我豈知實無所藉口也他人之過心體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

公孫朝、衛大夫、

曖昧既不可使人共見又不能使人瞻仰其累于己者不小若君子之過則初不足以累君子取而譬之如日月之食焉試看日月當其方食其明雖掩而無所損及其食後其明自若而益可觀君子如之故雖檢身不及未嘗無一念之偶疎而實非出于有心其過也初不必自爲隱諱一日月之方食偶爲蒙蔽其明人皆見之也君子雖無心致失未嘗不轉念即覺而斷不復留纖瑕其更也頓爾如舊潔清一日月之食後依然全復其明人皆仰之也日月之明不爲食傷君子之德豈爲過累乎君子處過不同于人如此人安得藉口于君子而諱過而不改乎

此章明聖人所學之大歸重焉不學句公孫朝之問原不在忘源上所見甚淺故子貢亦就淺顯處言之註謨訓功烈等正淺言之也賢不賢自分夫子自合識有大小學無大小賢不賢文武之所寄夫子見文武不見賢不賢文武亦不過道之所寄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子見道并不見文武等說俱是深一層意非本文道字或主道統說亦不妨但未是全體之道賢者讀書學道之人如老聃萇弘郯子師襄之屬記其大綱領從講究來不賢者行不著習不察之人如太廟祝史之屬記小節目從聞見來學至聖人而至大聖學至仲尼而更大學大則所學者寧有一定然此唯深有得于仲尼之學者知之若時人烏足以語此故衛有公孫朝者深異之而問于子貢曰人于天下事理必有所從學者然後能知而世之學者往往所知有限則其所從學者不必問也觀其弟知其師矣而我于仲尼獨有異焉仲尼博學多聞于天下古今事理無不周知則其所從學者必更過之吾不知仲尼果焉所從學也子試為吾言之子貢曰夫子之學學于文武今之人有文武之道者皆其所學也蓋帝王道法之燦然者莫備于文武其一代謨烈文章禮樂政教之類雖去今已遠猶未墜失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于地而傳述于人間人之才智敏達而賢者則能講求要領識其綱領之大者人之才智稍劣而不賢者亦有記誦不遺識其條目之小者所識之大固文武之道所識之小亦文武之道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而謂道不在人乎夫子于文武之道之在人者固無所不學者也賢者所識學之不賢之所識亦學之無在不學則無在非師無在非師則究無一師矣亦何當于今人之中執定一人而常常師之之有觀子貢之言而知夫子所學之大如此公孫朝焉學一問直淺陋之見矣

此章明聖道之難窺意賢字當勝字看只重毀仲尼不是譽子貢美是形容道德之光輝富是形容道德之充實○人之造道有高卑高至仲尼而極雖古今之至高者且不能及而況門人奈之何有叔孫武叔者竟妄議聖人也嘗語大夫于朝曰人皆以仲尼為聖人人莫有賢于彼者矣自我觀之不必古今聖賢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七尺曰仞不得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即彼門人中如子貢之聰明才辯已賢于仲尼矣安見其為獨絕也子服景伯素信服聖人者也而亦未嘗不信服子貢故以武叔之言告子貢子貢曉之曰汝夫子之論謬矣何見賜而不見仲尼也且亦知見賜而不見仲尼之故乎吾試譬之人之積于中者有淺深猶夫宮也著于外者有高卑猶夫牆也外以藏內猶夫牆以蔽宮其譬之宮牆乎賜之牆也僅及肩耳牆卑則室淺凡家室中一器一物之美好人皆得而窺見之賜抱負之淺而易見如此則遂以為賢矣若夫子之牆高有數仞牆高則宮廣必得其門而入而後可見其中之所有若其不然則其中如宗廟禮樂器數之華美百官衣冠蹌濟之盛富皆不能見之夫子道德之美富而難見如此則遂以為淺矣今之人有能得其門者乎吾知學問有年而識見終淺者多耳而況未嘗學問也故得門者或亦寡矣必識其為美富而推服之也然則人以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日月喻其至高自

汝夫子賢賜之云爲不近人情不諳道理而賜則以爲是亦人情所在是亦道理所有也不亦宜乎葢既爲夫子則適成其爲夫子之云而巳矣使不如此云誰知其爲夫子也非宜而何子貢言此武叔聞之能不置身無地也

此章言聖道之高不可毀只重日月句他人以下有兩層總明不可毀。聖道至高真知者少譽之且不能得其當又誰敢毀乃不意毀之竟出自叔孫武叔也彼始以爲不及子貢猶未敢毀也至是又直敢毀謗之子貢諭之曰愼無用此毀爲也人有可毀有不可毀毀之有損于彼無損于我者可毀也有損于吾無損于彼者不可毀也今仲尼正所謂不可毀者也推毀之之意不過視仲尼如他人耳不知他人非無賢者然即使道高德厚而賢矣其賢不過如邱陵之高也僅高于衆人耳以高于邱陵者較之則過之矣故猶可踰越也若仲尼豈止以賢稱其道

絶謂以謗毀自絶於孔子。多與

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

分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

仲尼豈賢於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

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

責子禽不謹言

之高德之厚乃聖人中之第一人其高直與日月爲齊也超乎人世之上求一並乎日月者且無之況乎得而踰越之焉今毀之是自棄絶于仲尼也自絶而有傷于仲尼之高已不可今試思高如日月則人雖欲自絶其何傷于日月乎吾見其自己分量之卑鄙茫不自知而妄議人也無傷日月固見仲尼之不可毀適見自己量卑益見仲尼之不可毀矣則洵乎仲尼不可毀也而何用毀爲哉子貢洵智足知聖者矣

此言聖人化神之不可及重不可及節以德言化神意未露至末節言功業處發明之不可以德業並看因子禽識淺故以可見者示之知不知側重不知一邊是責其不謹言非教以謹言知之何其可及句正發明不可階而升不是别一意天下德之有形迹者易知德之入化神者難知仲尼之德化神之至子貢宮牆日月之喻猶未足以盡其量宜武叔輩之不知而毀之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

獨非所論于門人乃何意陳子禽而亦有妄論也一日謂子貢曰吾竊有異夫吾子之于仲尼焉仲尼雖賢不高于吾子外人譽子非無見也而子贊以美富尊以日月可謂恭遜其師矣其恭乃子自為之也豈仲尼之為仲尼真賢于子乎子貢曰子何輕為是不知之言也大凡君子之評論人也不必多言只出一言而當則人皆知其心明于是非之鑑而以為知只出一言而不當則人皆知其心昧于是非之鑑而以為不知知不知在此人誰知之而一言之下即不可掩然則言固不可不慎也今子一言不知甚矣其不慎而言之易者豈以夫子為可及者耶不知夫子之德其為崇高初無限量人欲及之即竭蹶以圖用盡一生心力終無由到微特賜即千古聖賢其德亦無能與之為並真不可及也不知夫子只看天唯天至高欲升之而無階級吾夫子之德絕人攀躋亦猶是也千古只有一天千古只有一

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夫子而已矣特是德積于中無迹可見故不知其不可及耳夫德爲業本業由德彰觀業可以知德夫子特不得邦家以爲之耳使其得而爲之則其功業神化何異古之帝王正古所謂以養植立夫民以教引道夫民也不必需之積久一立之一道之而民斯植立奉行矣正古所謂立之固而益加安養以綏之道之深而益加鼓舞以動之也不必需之積久一綏之一動之而民斯愛戴歸往而來順則不知而和矣其功化感人之速如此故其生也感其立道綏動之化人皆榮之而莫不尊親其死也懷其立道綏動之化人皆哀之而如喪考妣其政化感人之深又如此是其功業神化直一天矣不可因是以想見其德乎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不測而可知造化之本夫子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不測而可知敷化之原夫子之德真生安天縱從容性成超聲臭之表絕思議之端如天矣如之何其可

堯曰第二十 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絶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

及也豈賢子賜之一言非不知之甚者哉子貢不慎妄議夫子而反謂吾恭耶同一門人而明昧如此二子之學問直霄壤矣

此章言帝王心法不外一中而寬信敏公正所以能執中者也歷叙于論語末篇以見道統在孔子之意百姓有過遵蔡傳講

從來天德卽爲王道故帝王授受不外一中而所以行此中不外寬信敏公有是四德而動協乎中便可上承天命下子萬民吾夫子雖不得位行道而時中之德直接帝王蓋道統固開于堯舜紹于禹湯武者也迄今試爲述其君臣咨命誓告天下施諸政事者莫非奉天命順人心之事其心法治法如出一轍不以禪讓征誅殊也昔帝堯將禪位于舜其命戒之辭曰咨吾告爾舜天之立君非輕寵之以天祿唯能執持中道上承天心以子惠四海者斯以曆數歸之今爾之德上當天心知天所傳

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比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

之歷數在爾躬矣爾能于事物之理心無倚着因時制宜求合乎中而執而守之于出政治民之間則四海蒙休而天祿可永保矣蓋民心所歸即天心所祚民生所奠即君位所安爾若膠固不通不能允執其中以爲治則四海必困窮而天祿亦永終歷數不爲爾有矣可不戒哉堯之命舜如此君道不外一中故不特堯命舜然也及舜禪位于禹並無他事亦以此命命之雖益以危微精一之訓不過發明當執之故與執之之功非有加于執中之外也此可見三聖相禪無異道矣而謂湯武征誅其能異乎湯則討罪命德一奉乎天修己治民一責之躬無非執中之心傳也書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明告請于皇皇后帝夏桀有罪予不敢赦帝誕賢臣予不敢蔽其罪其賢皆簡閱在上帝之心予特奉行之而已有罪既除天即命朕轄寧則正朕躬以正萬方者其責難寬嗣後朕躬不能治萬方而有罪于

命而伐桀之辭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爲見其厚於責己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天自己致之甘受上帝之罰無干萬方事也若萬方不幸朕躬之治而有罪犯法非萬方臣民之無良罪在朕躬之不善輯寧也觀湯命討之公自責之重如此豈非真知爲君之難兢兢執中以承天子民者乎武則遠利惠民順人伐暴以安天下詳明治理崇報功德以教天下亦無非執中之心傳也書載克商之後散鹿臺財發鉅橋粟以大賚四海窮民加富善人宏一體之仁妙稱物之義反商政以施澤也伐紂誓師則曰紂多至親皆離心離德不如周多仁人能同心同德既有克商之理況百姓有所過責在予一人謂予有仁人之助坐視虐害又有難辭之勢反商政以討罪也既定四方不可無政于是謹其權量輕重大小皆畫一使官無侵漁民無欺詐審其法度因革損益皆至當使尊卑有等親疎有別修其廢官內外職事皆無鈌使百工咸奮庶績咸熙紀綱何等嚴肅儼然一統規模由是民信立風

此周書泰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絶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

俗同治功奮而四方之政以次而行無阻格焉反商政以爲治也至前代帝王之後失爵土者滅國也錫茅土以興之無嫡嗣者絶世也立宗族以繼之商紂所遺之賢民則訪求而舉之恩澤何等浩大藹然太和氣象行事能合天下民心之公民皆翕然歸心焉反商政以報功德也至于加意民事所最重者有三制田里以足民食定喪死送終之禮祭先追遠之禮以教民孝其反商政以立人紀而厚風俗又如此觀武未得天下與既得天下以後之所爲豈非皆克盡爲君之道兢兢執中以承天子民者乎此湯武所以能接堯舜禹之統也要之執中大端無有出于寬信敏公之外者有天下者平易近人宅心以寬有如覆載則有容人之量吾未見萬物一體之主而不得衆者也虞詐不設出令以信有如四時則有孚人之德吾未見推心置腹之主而不民任者也時至事起道在乎敏誠能無怠無荒敏如乾

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於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

健而百度自振興而有功矣好惡刑賞道在乎公誠能無偏無黨公如造化天下自大悅而服從矣堯舜禹湯武能得此道以執其中故能與天合德建與王道相承不替後有作者端不外此乃王道不得復興而聖德備于孔子雖不得位而執中之傳不賴以垂之萬世哉。

此章記夫子論政以繼帝王之治尊美從道心運用屏惡從人心克治即允執厥中之意從政只泛說行政不泥爲大夫美不在惠勞等事在不費等事欲仁得仁兼內外說總在行政上正與尊從心之恂慄來如外面檢點恐矯強不來虐以用刑言不戒無心暴以作事言慢令有心賊以出令言此是迫急之惡有司以管財言此是怠緩之惡五美乃寬信敏公之驗四惡乃寬信敏公之反。堯舜禹湯武之道不外精一執中而接其統者惟吾夫子即子與子張論從政而概之以尊美屏惡可見矣子

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

張問于孔子曰君子出而用世當何如作爲斯可以從政矣子曰政有美有惡其足以致治者美也有五焉其足以害治者惡也有四焉誠能于五美則尊敬以行之于四惡則嚴擯以絕之取舍當則治道舉斯可以從政矣蓋尊而不屏不可屏而不尊亦不可也子張于是先問五美之謂子曰君子爲政貴有惠以及人然使有損于我而費則惠將不繼非美也美則其惠及萬方而我初不費乎亦嘗勞及于民然使民不用命而怨則勞將生變非美也美則勞及萬方而民初不怨乎人君安能無欲而欲則易失之貪斯不美矣君子則恣己所欲取而獨不病其貪汚此欲之美也人主亦不妨泰而泰則易失之驕斯不美矣君子則泰然自得而自不至于驕肆此泰之美也臨民而不威不可也顧威則未有不流于猛者若夫未嘗不有威可畏而初不暴厲而疑于猛是則君子威之美矣五美之目如此豈不當尊

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於後以誤其民而必

子張以為惠則必費而今曰不費果何所謂子曰憂其費者謂必以府庫之利利民也而王者不然利乃民所自有吾第為之因而利之定恆產什一之經察天時土地之宜勞來勸相而民盡室盈户寧矣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憂其怨者謂必以妄作之勞勞民也而王者不然力亦有所可勞吾必為之擇而勞之事必出于為民時必因乎農隙佚道使民而民盡歡欣趨事矣又誰怨此政之施乎人者欲而貪者其徇私殘民之事乎君子所欲者仁也仁覆之念不至兼利萬物其欲不止而欲立卽立欲達卽達其得仁也雖日恣其欲可也又焉貪泰而驕者其傲人慢事之主乎君子所存主者敬也人有衆寡事有大小而無敢慢之心則一恭以接物而何愧于人愼以處事而何慚于事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威而猛者其矜勢作威之人乎君子所發見者德也德形于衣冠則自正德形于瞻視則自尊但儼然在上

刑之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爲政可知也

而已人望其端正之容則自不敢褻望其尊重之度則自不敢肆斯不亦威而不猛乎此則政之存乎己者內外兼修人己交善眞美之至也五美明然後問四惡子曰爲政不廢刑殺以懲惡也然愚民無知犯法故必先教訓之俟其不改而後誅之以正其罪則其心非好殺也何嫌于虐若素不教訓而遽殺之則直是殘酷不仁矣非虐之謂乎虐一惡也爲政有所興作必視成也然功非頃刻可辦故必預爲告戒之俟其日久而後視之以考其成則其課甚寬也何嫌于暴若預不告戒而遽視成則是急遽無序矣非暴之謂乎暴又一惡也有所徵求于民必令之于先而後民知所從不難急公而奉上何至傷害于物若故意怠慢其號令于前而一日急致其期約于後民必奔命不及而至死亡矣則謂之賊賊又一惡也至于捐賑慶賞或先或後均之以物與人也則即與之矣而欲出又納吝惜其財而不即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與則人必觖望與之不足為恩是直會計有司之作為耳豈人君之體乎此又一惡也豈不當屏尊美屏惡于從政乎何有夫尊美是充道心以為治屏惡是遏人心以為治非執中之傳而何故曰道統在吾夫子也
有治道不可無學問故此章又以聖學終之言修身處世之道在此三者三乎看重知命知禮知言六字三知非專論致知之學要緊傍命禮言上說知言知命則安命在其中言知禮則崇禮在其中言知言則洞達其言之本源流弊而去取其言在其中其所以能知則在窮理格物以致其知命單指氣數○子曰凡人特身處世而欲克全天人物我之道吾以為其為功之要有三焉誠能研辨以知之而力盡其所知之量則可無所為而不成如一定而不可易者命也人必知命則吉凶禍福惟命是安惟義是從自德成而為君子矣若昧昧于氣數之有定則必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將逆命以逞求其所不當得避其所不可免人欲日肆天理日亡其何以成其爲君子也知一動而必有節者禮也人必知禮則視聽言動有所準則不致偏倚自堅定而能立矣若汶汶于經曲之當然則必將背禮而馳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隨人步趨毫無主張其何以卓然自立也知由心而發者言也人必知言則心術素行可以類推不爲愚蔽自洞悉其人品矣若昏昏于議論之得失則雖欲因言衡品意爲正而實非正意爲邪而實非邪取舍瞀亂舉措顛倒其何以知識人羣也夫人必能爲君子能自植立方可持身必能知人方可處世而皆自命禮言之克知致之然則人欲心有定見身有定守人無遁情可不于此三者務知之而欲知此三者又可不預殫其格物窮理之功而思豁于一時哉夫子此言直望學也有此聖學以求治道庶可上接帝王之統矣

論語卷十終



